

# 風的顏色

葉明  
李宗舜

詩選合集

封面设计：江洛辉  
责任编辑：庄若



送 弘 善 文 学 史 小 图 书 院

古 子 部 五 十 七

二 〇 一 二 年 二 月 廿 五 日



風的顏色

葉明 李宗舜

詩

翼

合集

X - 27 - 2949 - 380 ISBN

突必選·育視妹姐  
(, 戲更回影戲藝團, 題知, 頁知育版)

的顏色  
五十二市風的顏色  
日十三月正年正日  
日十三月正年正日



叶明 & 李宗舜诗选合集 《风的颜色》

---

法律顾问：陈谛法大律师

出版/发行：凡人创作坊  
**ORDINARY PEOPLE CREATION**  
1-1, Jalan Murni 2, Blok Mawar 2,  
Taman Malim Jaya, 75250 Melaka,  
Malaysia.  
Tel & Fax : 06-3354515

印 刷：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45169-K)  
**PERCETAKAN ADVANÇO SDN. BHD.**  
19, 21,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 03-6269211, 03-6270699  
Fax : 603-6270761

---

ISBN 983 - 9495 - 16 - X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请寄回更换。)

定 价：马币十二元正  
初版日期：一九九五年九月三十日  
再版日期：一九九七年九月三十日

# 風的顏色

|    |      |             |
|----|------|-------------|
| 11 | 叶明   | 代序          |
| 12 | 江洛辉  | 风的颜色 (序一)   |
| 16 | 庄若   | 一或两座草芦 (序二) |
| 23 | 叶明诗选 | 假如你来        |
| 26 |      | 旧欢          |
| 28 |      | 寄           |
| 30 |      | 盆栽与我        |
| 32 |      | 店小二的话       |
| 34 |      | 减肥计划        |
| 36 |      | 故乡          |
| 38 |      | 室内植物        |
| 42 |      | 那些被我摒弃的     |
| 44 |      | 诗人的梦        |
| 46 |      | 大地情怀        |
| 48 |      | 爱情故事        |
| 50 |      | 风的颜色        |
| 52 |      | 穷人的诗        |
| 55 |      | 桥           |
| 57 |      | 迁           |

## 目錄

# 風的顏色

60

63

65

67

69

70

71

73

74

76

87

88

89

92

94

96

99

103

107

盆栽植物

给海

给鹰

给诗

萤火

学画记

错误

日历

塌楼事件

静寂的声音

禅

度

隐题诗

回乡的方式

南北大道

情事五帖

人生锁记

感情股市

感情户口

## 目錄

# 風的顏色

109

111

112

114

117

118

119

121

123

124

126

127

128

129

131

133

137

李宗舜诗选

138

139

大选前夕

大选过后

夜观世界杯

城市速写

诗的味道

诗的颜色

婚姻

情

谣言

误会

非法木屋

贫民窟

洗鞋记

掌声

无题

轻舟已过

遗书

交代

寂寞

## 目錄



# 風的顏色

141  
142  
144  
146  
148  
150  
153  
157  
158  
160  
165  
169  
172  
174  
177  
179  
180  
182  
183

山河岁月

送别

雾害

沉落

倦鸟

红树林

生机

手术台上

如果

年终纪事

夜·已经很深了

世相

总觉得

景色

祝福

诗

故乡的灯火

暗流

伤别

## 目錄

# 風的顏色

|     |            |
|-----|------------|
| 185 | 鴨子說話       |
| 187 | 抽獎時間       |
| 188 | 宴席         |
| 190 | 龍蝦的傳說      |
| 194 | 長夜笙歌       |
| 196 | 空間         |
| 198 | 相遇         |
| 199 | 養魚         |
| 201 | 惜緣         |
| 203 | 中年筆記       |
| 207 | 殷乘風        |
| 212 | 殷乘風        |
| 215 | 葉明         |
| 219 | 李宗舜        |
| 221 | 李宗舜        |
| 224 | 附錄         |
| 225 |            |
| 228 |            |
| 232 | 葉明遺作       |
|     | 小評葉明的詩     |
|     | 李宗舜的詩與人    |
|     | 一首在羅厘上完成的詩 |
|     | 德士上完成的两首詩  |
|     | 鬧市相知       |
|     | 生活寫照       |
|     | 葉明手稿       |
|     | 葉明墨迹       |
|     | 擺在社會左邊的沉思  |

## 目錄

# 風的顏色

|     |     |          |
|-----|-----|----------|
| 241 | 王秋花 | 默默看著你    |
| 242 | 李宗舜 | 你走的时候    |
| 243 | 小 曼 | 黑色的风     |
| 246 | 殷建波 | 亲爱的写诗人   |
| 249 | 周清嘯 | 今生之约     |
| 251 | 方 昂 | 悼叶明      |
| 253 | 庄松华 | 轻舟虽过风永在  |
| 256 | 读 者 | 风吹来的玩笑   |
| 260 | 胡金伦 | 踏花寻踪觅诗人  |
| 264 | 陈大为 | 蛹的横切面    |
| 274 | 何乃健 | 不隐遁的水纹   |
| 280 | 张光达 | 抒情与叙事的交会 |
| 288 | 吴 岸 | 期待中的清亮天空 |
| 292 | 何乃健 | 在沙漠中吃心的人 |
| 298 | 李宗舜 | 再版感言     |

## 目錄

序

序

我是被天空拒絕的一顆  
星星只能短暫的在你的  
眼波中流浪

病中摘錄拙作螢火詩二句

一九九五年八月葉明書



# 风的颜色

序 1 江洛辉

其实风没有颜色  
有一种传说，遥远的……

## 东

旭日的天际  
春的世界里  
和暖地飘送  
片片盎绿  
初春的美目  
太阳升上蓝空  
朵朵兰花  
为青春响导  
画上年轻的颜色



## 西

落日的水平线  
夏的世界里  
炎热的狂傲  
阵阵热浪  
仲夏的深夜  
骊歌初唱  
凤凰花为离别  
染上祝福的颜色

## 南

思念故乡的天涯  
秋的世界里  
瑟瑟萧索  
穿过宁静的苍穹  
中秋蝉鸣  
诗人与天空对饮  
菊花为人圆  
绣上伤感的颜色

# 北

送别依依的海角

冬的世界里

凄厉侵蚀

掠过万里长空

寒夜的归人

凛冽的刀锋

梅花为坚韧

涂上落寞的颜色

季节转换

春夏秋冬的凋落

风向无常

四方流浪

没有风的日子

一切都忐忑

宛如舞台五光十色

终有落寞的一刻

日出日落

让我们寄托风的讯息

为人事

髹上风的颜色

用不曾写诗的手

拟描东南西北风

舜哥，叶兄

祝风的颜色

不再是传说

美丽的草原

任风狂吼飞驰

永远……永远……

# 一或两座草庐

序2 庄若

叶明有一首〈穷人的诗〉，最令我印象深刻。

这首诗写得十分幽默，幽默的诗不容易写，要写得幽默又有意境更是难得，而叶明是箇中高手。在这首诗里，叶明把写诗当成造房子。他谦虚说：

掏来掏去，袋子中  
只有那么几个零丁的字眼  
还有一方进入中年的手帕  
掏出来抖一抖  
抖落了几个中小学时代捡到的  
词句

读叶明的诗，确实没有多少华丽的辞藻，我相信，这并不是因为叶明有某种政治信仰，要「为人民服务」、老妪能解；关于这一点，他自己说得很好：

我突然想起  
富者有富者的快乐

穷人也有穷人的开朗

就这样吧

盖不成华夏

就搭一座草庐吧

我因此相信，这是一种艺术家的自觉。叶明的诗，令我想起洪通那类素人画家。虽然，写诗不像绘画，要摒除文字是不可能的，文字就是诗人的工具。但并不是工具越繁复华贵，写出来的作品越好；否则，到截稿为止，使用奔腾（586）电脑的诗人该率先拿到诺贝尔文学奖吧？有时，只要运用恰当，简单的文字，也可化腐朽为神奇。叶明的诗是最好的例子，因为像他这类作家，思想是倾向于内省，而不是外延的；我们可以从叶明诗中读到的，不外是本地普遍可见的一些山风海雨，但他路过的风景，不就是他心境的省照？叶明的心境是柳暗花明之后，如酒一样的中年情怀，他原有许多更好的远景——意想不到的是，命运竟在此时，摆了他一道。

我是在去年的《大专文学奖》诗决审时认识叶明的，当时，只有他、我及李宗舜出席该项评审会议。自此之后，他有时会来找我聊天。直到如今，我仍然非常怀念他买了两瓶啤酒、与我坐在厅子里，边喝边谈文说艺的下午。这是一个奇特——或可说，是久违了的经验：因为，

谈文说艺，像是只有少年才会做的事。一般人——就算是曾经文艺青年的写作人，还是害怕「文艺」给人的文酸气息。但我从李宗舜和叶明身上，仿佛还能看见中年难见的赤子之心。对于他俩，诗是可以坦然相对的事情，不卑不亢；成就了一首诗、完成了一篇小说，我可以看见他俩脸上的欣悦——相反的，他们也该会看到我的。

这就是「穷诗人」的性格。

这穷，是叶明的自谦。它让我想起电影《芭比的盛宴》里的女厨师，她做了一场「可以把食物化为爱情」的盛宴之后，千金散尽一无所有，两位善良的老妇惊讶地问：「那么，你不就又变得穷困了？」

银幕上，只见芭比坦然肃立，回说：「艺术家永不贫穷。」

令人脑里「嗡」的昏眩一阵。

叶明和李宗舜都经历过人生的低潮时期——所以才有罗厘诗人和德士诗人的称谓——但千帆过后，我们反而眼见他们的诗「富有」了起来，这是「人」穷而后工。

今年七月，我听闻叶明患上癌症的消息时，《椰子屋》也正面对困难；我接到叶明的电话，他劈头第一句话就问我境况如何，我说了，他安慰我说：「庄若，不要灰心。」简单的一句话，我的心里却非常感动，相对于他，



我的一点小小挫折算得了什么？应该是我安慰他才是呀。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坚强的人，我真的是辞穷了。

在写诗的过程里，李宗舜有他的黄昏星时期，比起叶明是曲折得多了，但幸好他没有把以往的挫折归罪于诗。与一心言志的其他中年诗人有所不同，李宗舜与叶明的诗，不少是抒发个人心懷的，是风格非常浓冽的「中年诗」。我记得李宗舜对我说过，他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诗人那么置身事外，很少以第一人称，把「我」（个人情感）放在诗里。他以自己的诗证明，以小见大，个人的小我可以是众生大我的缩影。要写出像他那样「小我」的诗，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洞见。

叶明的诗则比较像小说，往往他有一个拟人化的故事，有时有一点洛夫式的超现实风（比如：我把一颗石子抛成一只鸟。）通常是他诗里的峰回路转吸引了我。令我更加相信，好的诗，不只应该重视文字，更要注重意念；叶明的诗有很好的意念，文字「穷」一点，没有关系。

叶明为人宽容、平和，李宗舜则爽朗、重义，但两人同样是性情中人。两位诗人成为朋友，是必然的事。能够成为他们的朋友，就更加幸运了。叶明常鼓励我写评论文章（我写评论文章时，总记得他的鼓励。）但这篇还不算是评论文章，这只是我对他俩致敬的方式。



# 叶明诗选





# 假如你来

假如你来，屈原，在吉隆坡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  
我们会放下工作日  
带你去看湖滨公园，看国会大厦  
看中华大会堂  
看龙族的血脉，怎样分布他的支流  
怎样流成辉煌怎样流成辛酸  
然后再给你一支彩笔  
让你完成，你离骚以外的  
另一篇心事

假如你来，屈原  
在一个晴朗的午后  
我们会带你去河边  
听那不眠不睡的水声  
诉说它淘尽了多少的英雄豪杰

多少的斗争与和平  
多少拓荒人血泪的历史  
多少炎黄子孙的呐喊与心声  
然后我们再盛满一袋子的水声回去  
让你去细心剖析  
它与你熟稔的泊罗江畔的水声  
有何分别

假如你来，屈原  
在一个凄风苦雨的晚上  
我们会撑最深色的伞  
带你去看贫民窟，看那明灭的灯火  
看一盏灯撑着一一种不同的命运  
然后我们换过华丽的衣饰  
去香格里拉，去 Pertamina，去 Disco，去摇滚乐  
去喝很多很多你没有喝过的酒  
然后听你醉后吟诗，吟不同时代不同的忧虑  
吟这个世界以外的  
另一个真正令人向往的世界

假如你来，屈原  
在任何时候、地点  
我们都恳切的欢迎你

我们都有菸和酒  
都有吟诗的气氛和写诗的题材  
假如你来 一个吟哦就是一个典故  
          一个脚步就是一个指引  
——但假如在这样的盛情下你都不来  
那么就选择端午节吧  
我们会带你去观赏  
划龙舟比赛  
裹粽子比赛  
诗歌创作比赛  
我们还会邀请你为最后的评判  
邀请你即席演说  
告诉我们年轻的一代  
你抱石投江时  
那江水有多冰冷  
那压在胸间两千多年的石头  
有多沉重

( 1987 )



# 旧欢



当你柔柔的发莢，悠然扬起  
我眼睛里的一座黄昏  
暮色便燃烧起  
一个属于诗属于梦幻的年代

啊许久没有轻握你的柔荑  
牵你去跋山，去涉水  
去跋涉织梦的年华——  
过往的一个眺望已成了一个遥远  
一个诀别就已经年

如今再重拾这一段旧欢  
你说我们有缘还是无缘  
轻声问你：你的瞳眸仍深邃如无底的深渊  
而我的形影已是如此的消瘦了  
今宵重聚，你柔情似水

是否仍然泛得起  
那旖旎的一串风景

就且刻下一页盟誓吧  
虽然前路仍是一泓漠漠的苍茫  
与你并肩跋涉，也未必寻找得到  
一幢不凋的城堡  
但既然能与你重聚  
我则要拥你  
以星月的光芒  
以岁月的长久

注：搁笔经年，重新提笔写作，不禁有一种重拾旧欢的感触。

# 寄

□

子夜挑灯  
把熟睡的时间唤醒  
把静寂  
凝思成一道溪流

没有波涛  
没有激湍的浪花  
顺着蜿蜒的远方而去  
我看到尽头的你  
以及在风中扬起的  
你蓝蓝的衣袂

放下一叶扁舟  
故人，我没有千言万语  
没有嘱咐叮咛  
我只能在寂寂中

顺手拈来  
这一丁点儿的祝福  
和怀念

如果太多  
想必  
那一叶扁舟  
也负载不起



# 盆栽与我

□

一棵被置放在屋檐下的盆栽  
试图捉住一道斜斜走过的阳光  
才发现捉回来的  
竟是一握湿濡的黄昏

在那墙边阴暗的一角  
我从一个斜斜的角度  
思量人生的无奈

一杯庆祝成年的酒还未饮尽  
手上的烟已烧过了中年  
想摊开胸襟  
却摊开了一路的风雨  
而岁月恰似战鼓频催  
去也茫然  
不去也茫然

曾经幻想过，要枝繁叶茂  
要把枝干耸入万丈的云霄  
仰望苍天于那无垠无际  
俯视众生以万顷碧荫  
谁知竟落得  
墙角下的一盆装饰物

日落之前  
会被移进  
抑或移出  
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 店小二的话

□

欢迎你的光临  
客官，你舟车劳顿  
辛苦了。让我为你提那行李吧  
至于你的心事  
是轻是重  
你都得自己提了

客官，请把你的脚步放轻  
你脚下踩着的  
是一些旅人遗下的  
乡愁  
我还来不及把它扫走

客官，看你行色匆匆  
你是归人？还是过客？  
——假如是归人

就让我为你斟满这一杯吧  
让今夜迢迢而来的醉意  
把你的行程缩短  
把记忆拉长

——而假如你是过客，客官  
我则要为你沏一壶龙井了  
这沏茶的一瓢水，从上游到下游  
千年后的今日才被煮沸  
客官，在你盈然举杯时  
请记住这一份馥郁与芳香

客官，也让我为你卷起那一面窗帘吧  
我也要赠你一幅壮丽的景致  
看那延绵不绝的江河  
看那苍翠连环的山色  
这江山如画，客官  
你就把它摘下吧  
不管明日你面向何方，身在何地  
请让你的心灵腾出一点小小的空间  
把它挂上



# 减肥计划



也许是结交了太多居心不良的朋友  
你完美的形象  
终于被破坏了

深思之后  
你决定择友而交  
太油腻的，不要  
太肉感的，不要  
笑得太甜的，尽量减少来往  
太妖娆的，也必须避而远之  
以免红颜祸水，破坏了你的大计

千辛万苦  
终于摆脱了那些累赘  
渐渐地挽回了  
你往日的声誉

于是  
为了庆祝  
你安排了庆典  
把恭贺和掌声  
串成一环环的虚荣和骄傲……

——而与此同时  
你可也听得见  
远至印度，非洲  
也有许多人给你恭贺和掌声？  
——他们鼓着瘦削乾瘪的手掌  
他们茫然的眼神在盼望  
希望你把那些你所诅咒的累赘  
丢给他们  
让他们把那肋骨与肋骨之间的鸿沟  
填平

# 故乡

□

曾经这样的以为  
在海阔天空的飞翔中  
我是最自由自在的  
一双翅膀

我已经习惯了流浪  
习惯了把每一座到过的城镇  
看成一样颜色的天空  
一个眺望  
就落在千里之外  
一个凝眸  
就描摹了万水千山

而那一次的相遇  
竟错把你眸中深邃的湖泊  
当成黄昏雨后的浅滩

一涉足——

自此卷入那柔柔的波心

自此缱绻于那波光潋滟……

啊！

原来你的柔情就是我的故乡

我要收集里边的每一盏灯火

寂寞时，把它们散布为满天的星星

看它们调皮地眨眼

看它们为我装缀每一段走过的路程

迷惘时，就汇集成一座灯塔

在前方呼唤着我

牵引我的去向

倾慕于那一季蔚蓝的天色

我依然要去流浪

只是从此

我每一次振翼

都踏上了一个归期

# 室内植物

□

雨还在下着

透过玻璃，我瞥见你焦虑的眼神

你在眺望一些什么呢？

或者在搜索一些什么？

竟然把自己的身影

交给了凛冽的风雨

进来歇一歇吧，朋友

假如你有心

请顺便摊开你的双手

盛一点点的雨声进来吧

但千万别把那寒意也带进来了

我是一棵远离了山林的植物

且被安排在室内中成长

我已不能再适应于

那来自深山的

横蛮的风风雨雨

朋友，假如你愿意和我攀谈几句  
那么请不要提起  
那些有关于山中的事迹  
譬如说某些树已成长，某些树已倒下  
某些花正在盛开，某些花已开始凋零  
朋友，我也不想知道  
那些我曾经向往过的  
关于暴风雨搏斗的故事

我已经离开山中太久了  
已不复记得在哪一个朝代  
一声高呼就引得鸟兽来谛听  
一句低语就有虫儿千呼百应  
我已经走进了时代的文明  
我身不由己的投影  
也只能紧贴在一个人造的风景里

在这一座高耸的餐厅，朋友  
在那昏昏沉沉的灯光里  
有人以远万的战火  
点燃了嘴上的香烟  
有人把餐后的筷子随手一丢  
就摆出了一种十字架的庄严

也有人以一杯酒和一则小小的流言  
就试图把海报上的裸女骗下来……

朋友，我已见惯了这世事的纷纭  
也见惯了现代的杯盘狼藉  
而你呢，你又要在外边守望多久呢？  
那些在迷蒙中飘摇的背影  
能够把你的视线扯得多长？  
总不会长得超过一个人生的岁月吧  
朋友，假如你感到孤寂  
又何妨进来这里，盛起一些温柔的歌声  
把它搅拌在酒中  
再把浮升的一点醉意  
搅拌在你未知的行程里

朋友，想必在雨歇之后  
你也会继续你的行程了  
我想不出什么勉励的话  
也不知道要给你怎样的嘱咐和叮咛  
我只是有一件事想拜托于你  
假如你还到山中去  
假如他们有问起  
那么就转告他们吧——

我在这里活得很好  
一切安然  
只是在午夜梦回时  
常常会飘来一些山中的雨声  
骚扰了我的情绪  
偶尔也会勾起  
一些关于根的困惑  
——缠绕在狭隘的瓦盆中，总难免会引起  
一些小小的顽疾……

或者  
或者你什么都不要提起



# 那些被我摒弃的

□

昨天傍晚

我把一些囤积经年的东西

从储物室里搬出来

然后用火向它们审问：

「这些日子以来

你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它们回答我以一缕轻烟

在空中提呈一些只能意会的文字

也不理会我看得明白不明白

就径自把最后的遗言带走

什么也没有留下

昨天夜里

我梦见它们

回来向我狠狠地质问：

「你到底是有情还是无情？」

我以最恳切的语气向它们解释  
想当年我万般珍惜地把它们收藏  
犹如我珍藏那年的一段情  
风急雨烈也无法忘记  
那刻骨铭心的是最初的相遇  
走进中年，感情却留在少年  
我岂会是一个薄幸人

而今我必须把一切都遗弃  
因为天涯路上  
仰望是一场风雨  
俯视是一路崎岖  
我总不能带走太多的东西……

今天早晨  
我再到现场去凭吊它们  
看到那些被泪水浸湿的灰烬  
静静地躺在那里  
像在回忆  
那完全被命运掌握了一生……

# 诗人的梦

□

那天下午  
沿着掌声的阶级  
一步一步  
我走上了灯光熠熠的颁奖台  
镁光灯的炫耀中  
成了众人瞩目的诗人

接过奖章  
拾级而下时  
一份荣耀握紧成一个坚决的意志  
我要右手写诗  
左手也写诗

飘飘然的脚步  
冷不防一个踉跄  
竟跌出了中年时的南柯一梦



风 的 颜 色

揉揉眼睛，午后的阳光  
正从哗然的叶丛中筛下来  
不远处空旷的沙地上  
几只麻雀，正在那儿  
讨论着一些饱与不饱的问题……

——我摊开双手  
右手，厚厚的茧结和我对视了一阵  
以幽幽怨怨的声调告诉我  
它的一生，横坐直立  
接触到的都是一些柴米油盐的问题  
怎放得下？噢，怎放得下呢？  
这事儿，想也不是，不想也不是  
……我把视线移向左手  
左手，它以歉疚的眼神凝望着我  
然后满怀委屈的对我说：  
「你从小就不是一个惯用左手的人。」

突然间  
我好生羡慕  
那些惯用左手的人

# 大地情怀

□

感谢天地  
如此厚待我  
容许我小小的存在  
霸着它们中央的位置  
前后是风景  
左右也是风景  
唯独我是  
最难描绘的  
一桩心事

广袤大地  
也有它们的情绪  
看它们激昂成高山  
沉默成平原  
温柔成流水  
——重峦叠嶂

则是它们对世间  
一点小小的抱怨

我瘦小的身影  
贴住大地的胸膛  
也想把自己的心情  
奔驰为千山万水  
谁知一起步  
一步踏出了欢乐  
两步踏出了忧伤  
三步就踏成了一个故事  
无数个故事  
走成了我一言难尽的一生  
……我默然回望  
我身后的脚步  
却也成了山  
成了水  
成了远远远远的  
一片茫茫

# 爱情故事

□

——轻轻的，  
我走过了一个故事

藉着妩媚的月光  
那年，我偷偷地窥望  
然后思索  
为何一朵向日葵  
不开向阳光  
开向沉寂的夜间

一时的轻挑  
我缓缓地向它移近  
直到我们的影子相叠  
整个夜空  
突然间喧哗起来  
睡在最远处的一颗星星  
也随之苏醒过来

醉后的笑声中  
云过无声  
雨过无痕  
在梦里浮沉  
尽我们的感情去测量  
也无法知道爱的深度

然后我忽然听见  
喧嚣的脚步声  
响起如响在尘俗的街衢  
然后我听见  
影子被踏碎的声音

然后——  
从破碎的影子中我走了出来  
以淡然的脚步  
我走过了这一个故事

啊！少年时的故事  
最假  
也最真



# 风的颜色

□

清晨漫步

一阵风追了过来  
在我耳边轻轻地絮语  
它说它来自比我家乡更远的地方  
途中还经过了我的童年  
我相信它的话  
因为当我回首眺望  
满山的绿色全都醒了过来  
那是风的颜色  
当我陷入回忆的时候

任谁也没有想到  
一个短暂的逗留  
就到了我的中年  
风说它曾经到过比中年更远的地方  
还在那儿插下了指路的标志

我相信它的话  
因为当我望向前方的天际  
那儿是白茫茫的一片  
那是风的颜色  
当我陷入沉思的时候

在临别的当儿  
风告诉我它的一生  
也曾经沾染过其他的颜色  
青过，黄过，蓝过，也红过  
但到最后什么也没有留下  
只让周遭感觉到它曾经来过、去过  
我相信它的话  
因为当我望向自己的一生  
什么也没有看到  
是风陪我走过了这一段旅程  
左手早晨  
右手黄昏

# 穷人的诗

□

一截烛火燃烧着一个意念

我把一叠稿纸摊开

摊开成一方土地

我踽踽的走进去

策画着一首诗的结构

我开始搜索材料

才发现到情况的拮据

掏来掏去，袋子中

只有那么几个零丁的字眼

还有一方进入中年的手帕

掏山来抖一抖

抖落了几个中小学时代捡到的

词句

就只有这么多了

叫我如何

去完成一首富丽堂皇的诗呢？

东拼西凑

也凑不出一个头绪

懊恼间，抬眼望去

我看到了窗外的景致

——左边是城市灿烂的灯火

右边是黯淡的贫民窟

我突然想起

富者有富者的快乐

穷人也有穷人的开朗

就这样吧

盖不成华夏

就搭一座草庐吧

于是我开始动工

一个简陋的轮廓就逐渐的成形了

里边没有百般曲折的回廊

没有迷宫一样的殿堂

也没有匠心的设计——

为了找寻一个出口

让人绞尽脑汁

想断肝肠

然后我雕刻了一块匾额

上书「穷人的诗」

把它挂了上去

再准备浓茶一壶

清风一帖

朋友，假如你来

不管你是偶然的过客

还是专程而来

请别见笑

我招待你

也只能以这穷人的方式

# 桥

□

以一个微笑  
搭成一座桥梁  
到对岸去

啊！早安，朋友  
你青青的一片土地  
我用浅浅的鞋声  
去体验你生活的脉搏

也欢迎你到这边来  
朋友，我们这儿  
也是青青的一片土地

——只要你不听信  
桥下流水的那一派流言  
只要你以一点点的宽容  
去容纳一座桥的存在——

你必然能体会到  
我们呼吸的是同样的空气  
淌流的是同样的血汗  
因为我们  
原本就  
生活在相同的一片土地上



# 迁

①

「人生是什么？」  
「人生，会是一场迁徙的游戏吗？」

②

我们要搬家了  
孩子，该我牵住你的手吧  
在熙来攘往的人生里头  
让我牵住你的童年  
快快乐乐的走过这一段路程吧  
到了我们的新家  
你已经长大了



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行李呢？」

「我自己也不明白啊。」

「你不觉得辛苦吗？」

「我早就惯了。」

「把一些不重要的丢了吧！」

「我已经丢了。」

「丢了？」

「你看那满地的碎屑，那是我过去的经历，还有一些痛苦的记忆，我全把它们给撕掉了。」

④

爸，你好大的一把年纪

占去了行李厢好大的空间

你还要带走一些什么吗？

莫非你想带走这清清的早晨

即使装得下，爸

打开时也已是一个淡淡的黄昏了

走吧，爸

在这风清云淡的日子里

我们也无须拥有太多的牵挂了

反正一条路早已摆在眼前  
笑着也是一个人生  
哭着也是一个人生  
就让行李厢剩余的那一点空间  
用来装下我们的一些笑声吧  
爸，你说这样，好吗？

⑤

人生到底是什么呢？

最后一次搬迁，从早晨搬到黄昏，我终于看到父亲的背影，渐行渐远走进暮色里去了……

——父亲，我好怀念你啊！

回想那年，从童年搬到少年，然后青年，再搬到今日的中年，我看到我的孩子，渐渐的长大了……

——孩子，我对你们有太多的憧憬啊！

⑥

「人生是什么呢？」

「人生，莫非就是哽在怀念与憧憬之间的这一截欲语还休的岁月啊！」

# 盆栽植物

□

檐前雨滴

滴落成一幕流动的珠帘  
珠帘外是风和雨  
在追逐着时间的脚步  
和着时代的节拍  
而珠帘内则是我们——  
这一群生长在盆中的植物  
在沉思，沉思那苍茫以外  
仍徘徊着多少阳光  
以及这一场风雨之后  
又惊醒了我们多少的心事

我们有青青的枝叶  
本该属于大地  
我们有根  
本该在泥香中伸延

而我们却习惯了在盆中织梦  
在一只脆弱的瓦盆中  
我们总是庸人自扰  
爱讨论一些关于位置，关于自尊  
关于根在陕隘中缠绕的故事

为什么我们总是牵肠挂肚呢？  
为什么我们摒弃不了那隔阂的感觉  
看那在土地中成长的花草多壮丽  
看它们在风中起舞  
在阳光中朗笑  
在雨中展现坚韧的意志  
而我们不也是这里的一份子么  
为什么我们不愿踏实的生活呢？  
而总是爱向远方眺望  
那隐约的山峦  
那辽阔的原野  
能赋与我们多少的绿意  
且又能负载得起  
我们多少的幻想

抛开那桎梏吧

花开却屋檐下的阴影  
我们已习惯了这里的雨水和阳光  
也适应了这里的风向和气候  
让我们在此扎根、成长  
繁衍我们青翠的枝叶  
孕育我们馥郁的花香  
等待着美丽的时机播放

噢！这一座美丽的庭园  
让我们与其他的花草  
和谐的相处，和平的共存  
再一起献出我们的爱心  
把它装缀得更美好  
温馨

# 给海

——以海洋的眼光看我，我是一叶扁舟

常常，紧抓住岸的臂弯  
我眺向你茫茫的浩瀚

我知道你有着恢宏的容量  
每一滴涌向你的河水  
你都愿意为它酿制成浪花  
每一句漂向你的心声  
你都愿意为它呼啸成风浪  
——我也曾经想过  
要到你的辽阔中乘风破浪  
无奈我的生命属于河流  
已经习惯了那涓涓细细的流淌  
左一浆，风平  
右一浆，浪静  
同样的姿势  
划着同样的声音

同样的声音  
是水上竞相逃逸的纹痕  
怎样也逃不出孤寂的两岸

想我这一生  
是注定要这般的度过了  
我心中只能这样的期待  
当有一天我被岁月遗弃  
希望能在你的岸边腐朽  
倘若被燃烧成灰烬  
则能飘到你最深最蓝的地带……

# 给 鹰

□

登高远眺  
常常捉住我的视线不放的  
不是那含笑远山，苍狗白云  
而是你的一双翅膀  
悠悠然地盘旋  
不沾风沙和尘土  
将世间景致  
环绕成一个  
完美的圆

我也曾经  
在自己的心版上  
刻上一只苍鹰  
为它涂上壮丽的色彩  
在心灵的最高处  
缓缓翱翔



而在什么时候  
它竟然离我而去  
在我的心中  
再也找不到雕刻的痕迹  
——今日登高  
鹰呀鹰，莫非你就是  
当年我失落的那一只？

假如你真的就是那一只  
你可曾感觉到  
我此际痴痴的眼神  
……我已非那年纯纯的我  
鹰啊鹰，假如你还记得  
我这一个开始沉迷在烟酒中的朋友  
而有一天想要回来  
也应该选择在我清醒的时刻

那时  
我将找出我生命中剩余的色彩  
再为你添上一点颜色

# 给诗

我的生命曾经是一张单调的白纸  
是你赋与我一片青绿的山色

今日，我把那一脉苍翠  
贴在我的思想每天经过的地方  
常常向它仰望，并且思索  
那巍然的山巅  
是否愈高愈冷  
愈难攀附

我们心自问  
庸俗如我  
能跋涉多远的路程  
一双草鞋  
能踩出多深的脚印  
——我只是想披一头散发

去探访一截行云流水的风景  
一番孤鹭野鹤的情致

倘若有一天  
我能把自己的名字挂在更高更远的地方  
届时邀你把臂同游  
笑看红尘，淡泊人生  
也算是我生命里  
一段最不平凡的际遇

后记：第二届《花踪》文学奖颁奖礼过后，在记者的访问中，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诗，让我平凡的生活中有了光彩。此诗为这一句话而写。

# 萤火

□

在一个如此悠然的夜里  
我们在此相遇  
朋友，请别过于轻佻  
你必须相信  
我并非永恒，  
我是一颗被天空拒绝的星星  
只能短暂的在你的眼波中流浪

# 学画记

一张宣纸在我的眼前踌躇起来

如此苍白的一段日子

第一笔要为它上的是什么颜色

三十多年的岁月

就握在我的手中

沉甸甸的心情

是一支瘦瘦的笔

茫然于一个作画的题目

而我已经把笔蘸满了鲜艳的色彩

画下去吧！画出自己生命里的春天

——谁知，那么深思熟虑的一笔

却被我画得太长了

噢！真的是太长了

我接触到的

已是一个萧索的秋季

# 错误

（迴文诗）

①

蘸泪成行  
整首长诗  
只为一个主题而经营  
半世真情  
只为一个花季而盛放  
一场风月  
欲说还休  
痴恋过的句子  
已经洗尽铅华  
那一景花季  
也不再当年了

当年李白杜甫  
今日痠弦洛夫  
不同的时空迥异的情怀  
把酒思量  
爱也难休，恨也难休  
追问一桩情事  
我向郑愁予  
借来一个诗的题目

②

借来一个诗的题目

我向郑愁予

追问一桩情事

爱也难休，恨也难休

把酒思量

不同的时空迥异的情怀

今日痠弦洛夫

当年李白杜甫

也不再当年了

那一景花季

已经洗尽铅华

痴恋过的句子

欲说还休

一场风月

只为一个花季而盛放

半世真情

只为一个主题而经营

整首长诗

蘸泪成行

# 日 历

这些年来  
被我撕下的日历  
每一页都有它的伤痛  
有些被天安门的火光灼伤了  
有些被波斯湾的战火烧焦了  
有些被苏联解体了  
有些被巴基斯坦人的血染红了  
有些……

今天  
我翻开一本新的日历  
里面躲着的一大群日子  
依然是青着脸色  
战战兢兢的  
担心着自己的命运……



# 塌楼事件

□

## ——记淡江塌楼事件

①

一座高楼

在几分钟内塌成一堆废墟

许多梦被埋在里面

许多感情被埋在里面

许多理想被埋在里面

来不及逃生

只有一些哭声逃了出来

一些政客的言论逃了出来

一段段的新闻逃了出来

在挖掘的过程中

一些被忽略了而没有被捡起的声音

悄悄地越过记者和人群

在众人视线的焦点以外

凝结起来

②

一幢建在我梦境里的楼宇  
毫无预兆的坍塌下来

那时候我正在最高层浏览四周的风景  
一种骤然踏空的感觉  
连我最后的呼唤也失去了扶持

惊醒时  
庆幸没有酿成严重的伤亡  
许多梦和理想都被救了出来  
幸免于难的  
还有一个满身伤痕的故事

从此我改变了生活方式  
一间廉价的单层排屋  
住得安全，睡得安宁  
我再也不坚持高楼上看风景的韵事

# 静寂的声音

——记生活中一些无奈的感觉

1

◎清晨阅报，一个声音踱足来到我身边，缠着我追问：「远方死灰复燃的战火，又为多少人煮熟了今天的早餐？」

要怎样来回答这一个问题呢？

望着桌面上的早点

我缓缓地拿起餐具

把一杯心平气和的咖啡

搅起淡淡的疑惑

那一份早报

忐忑不安地躺在餐桌上

我再次的把它握在手中

依然是一种烫手的感觉  
——燃烧着的战火  
丝毫没有停息的意思

沿着新闻的内容  
我走进了那一个燃起战火的国度  
——在一个守卫森严的会议室里  
一些人也正在用着早餐  
他们以温婉的姿态  
一边搅动着斗争的欲望  
一边讨论着如何去安排  
一个喊着正义与和平的口号

到底应该怎样的安排呢？  
把历史拉成一条直线  
从古代的荒蛮衔接到现代的文明  
一个个的口号挂上去  
竟然没有一个可以让它停留的据点  
……我阖上眼睛

试图去思考这一个问题  
却听到了报纸滑落地面的声音

我俯身捡起，也捡起了一个沉重的问号

把乱了头绪的报章压在餐桌上  
乍见那一杯黑色的咖啡  
淡淡的疑惑已瀰漫成烟尘滚滚  
——我毅然举起，将它一饮而尽  
啊！那滚滚的莫非就是我要找寻的答案？

②

◎途经市郊，一片被野火蹂躏过的原野，突然间叫住我，似乎想告诉我一些什么，但欲言又止……我停下脚步，面对着那一片苍凉，心里顿时萌生了要给它一些安慰的意念……

一片等待绿色来认领的旷野  
静静地坐在那里  
心中犹有余悸  
想那一场大火  
怎样无情地嘶喊过去

我适逢经过这里  
正想给它几句安慰的话  
它却丢给我了另一个画面  
——被饥谨燃烧过  
被疾病啃噬过

一大群落尽青绿的树木  
横着、竖着、互相依靠……  
只要把一点点的怜悯挪过去  
那些枯萎的枝桠就挥动成乞怜的双手  
刺向没有云彩的天空  
茫然的在风里摆动

这是一片被时代唾弃的风景  
即使以最先进的相机  
也无法找到片段温情  
即使把一首歌带到这里  
那一首歌也要赶着回去……

——回去！我回到那一片原野  
换了一个角度来看它的沉默  
——只要是一场雨  
就会为它引来千般的绿意  
而落在遥远的那一个领域  
一场雨，却下成了一阵断断续续的声音  
响在画面之外  
不响在画里……

◎站在城市的边缘，看一片绿色的山林被夷为平地，发展工程如火如荼地进行……我把一颗石子抛成一只鸟，朝远处一片未被吞噬的翠绿飞去，竟引起了一阵骚动……

——在我们的心中有一首歌  
从来没有被唱过

应该如何去唱呢？

朋友，你站在远处看我  
看我们被切割得整整齐齐的伤口  
血已经乾了，泪也乾了  
风仍在吹  
我们依然要摆着  
一种无所谓的样子

从这里望过去  
我看到了那繁华的都市  
以及那回旋着的时代的气息  
而生活在文明的时代中  
我们却没有与文明谈判的条件

当它一寸一寸地朝我们逼来  
我们惟有往后退缩、退缩……  
直到我们的自尊矮了下去

而我们始终坚守着一个原则  
宽容、忍让、和平共存  
并且以落叶见证我们的心意  
落叶是我们给土地的一种承诺  
给时间的一个答覆，给遭遇的一抹浅笑  
——无论是风是雨，是阴是晴  
我们恒常没有怨言，没有积恨……

我想我们心中的那一首歌  
唱与不唱都是一样的了……

④

◎我在一张纸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在它的四周画上一个框子，那名字忽然向我喊道：「让我出去让我出去……」我不睬它，再加上一个框子，它不喊了，于是我把那些喊不出的声音收集起来，酿制成颜料，然后开始为它画像……



8.30 am

每天都要走的这条路  
把一张彩色相片  
走成了一张黑白照

我左顾右望

这里的每一幢大厦都认得出我的足音  
也熟稔了我要经过的道路  
常常耍起顽皮的性子  
把眼光拉成一簇箭矢  
向我瞄准——  
啊！幸好走在它们的阴影下  
我没有影子

10.30 am

车声、人声  
拥护着时代的声音  
浩浩荡荡的在城市里游行

一间四四方方的办公室

堆砌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心情  
我是被嵌在里头的画像  
曾经要求过以青绿的山林作背景

结果被配上的是灰色的噪音

我开始偷偷地策画

有一天我带着散发的情怀离去

就把一个空相框留给这一座城市

12.45 pm

——午餐过后

一些名字慌慌张张地打从我身畔走过  
正在寻找着它们的主人

我的名字也不在我身边

直到有人——喊——我——

它才飞快地

向我奔来

5.30 pm

我听到了城市的喘息声……

车子哽塞在城市的喉咙里

吞也吞不下，吐也吐不出

时间，就坐在速度表上看我

——啊！时间，请你别再催促我了  
只剩下这一点点的空间  
怎容得下你的匆匆呢？

时间，你就到郊外等我吧  
等我挨过这截哮喘的心情  
等我换过一副容颜才与你相见

10.45 pm

今夜，我把车子泊在酒色里  
——在夜色中我逃了出去

灯火把城市种成一座花园  
道路流传为萤火的神话  
不安于室的流行歌曲  
从各自栖息的年代中苏醒过来  
蹁跹成彩蝶的双翼

——我逃成一只夜游的鸟  
穿过古典的凄清越过现代的迷离  
怀想曩昔的烟雾幻想今夕的云雨  
倘若我坚持——  
坚持以一种沉默的方式翱翔

多少的梦境会滑入  
我同时探向两岸的羽翼？  
而我始终无法知悉  
一座花园究竟能扶植多少风景？  
能容许我如此贪婪的眼神  
随意地搜索、攫取……  
——或者它早就知道——  
在天亮以前  
不管我愿不愿意  
我都必须把捕获的梦释放回去

⑤

◎那一个晚上，我把一些醉意锁进斗室里，然后向它要求：「给我一些写诗的题材吧！我要参加今年的《花踪》文学奖……」刚说完，骤然风声大作，那些曾经打从我瞳眸里走过的声音，一一的涌到我的眼前来……

诗还没有完成  
一群等待着的声音  
就喊着说疲倦了

都是我不好  
我怂恿它们喝了一点点的酒  
我说让我们以醉眼来看这世界吧  
是非黑白昼夜晚  
有时是不分界线的

它们却体会不到我的心意  
一直缠绕在我身边，苦苦哀求：  
「把我们都写成诗吧写成诗吧……」

「我写得完吗？」我说  
「如此懵懂的一个世界  
老是一错再错的  
把一段文字后的句点  
误置成删节号  
许多问题就没完没了  
……我看大家还是先回去吧！」  
说着也不再理会它们的纠缠  
就径自的把窗口打开——  
……回首时  
一个醉倒在书桌下的空酒瓶  
已吐满一地  
冷冷的月光

# 禅

□

夕阳

和我在山麓的一条河边垂钓

隔着一大片的灌木丛林

山顶上的那座古寺、

把晚祷的钟声

筛了下来

我看着跌落满地的钟声

拾了一片碎屑为饵

把它丢到夕阳站着的那一边

钓竿颤动

我拉起——

——拉起

啊！一只小小的木鱼

# 度

□

黄昏

和我一起坐在山脚下  
想着一件旖旎的情事

——那个女人，  
把一个咸咸的笑容丢给我  
像云来一阵被涂上颜色的风  
吹得我心猿意马……

突然

从山上泻下一阵冷冷的钟声  
淋得我全身湿透  
如果不是山顶上  
已经开始下雨  
就一定是那个他妈的和尚  
敲钟时故意不先把手拭干

# 隐题诗

——一杯庆祝成年的酒还未饮尽  
手上的烟已烧过了中年

## 式一

### ①

一群被掏空了心情的空酒瓶  
杯盘狼藉的岁月，掩脸而泣的纸巾  
庆典过后  
祝福和掌声都各自回去了  
成了一个等着被批判的局面  
年少时的轻浮，感情上  
的谬误，一个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窗外  
酒后浪荡街头的月光，哼着陈旧的调子  
还一室的懊恼和悔恨给我  
未酬的心愿，是远处一盏彷徨的街灯  
饮尽四周澎湃而来的遗憾  
尽头处又翻腾着多少苍茫



②

手中一把轻佻的日子  
上了年纪以后，竟成了我心怯  
的江湖  
烟雨迷蒙；岁月  
已不在我的仰望中了；倘若黄昏  
烧尽了漫天的彩霞  
过了今夕，所有的故事  
了无痕迹，愚痴是我  
中年后太过懦弱的情  
年轻时太过浪费的爱

式二

①

一场风雨还在我的眼中肆虐  
杯子里的酒意却频频催我启程  
庆典已经次第排开

「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  
成群守在，我下一个叹息的地方  
年轻的日子，凌云  
的壮志，是空摆还是虚设  
酒过了，诗过了，怎么一场春梦了无痕？  
还我本色，予我掌声  
未了的心事，抛给记忆  
饮剩的辛酸，丢给风尘，那管它  
尽情后会留下多少伤痕？

②

手里的一页空白  
上了颜色之后，竟是一幅空蒙  
的山水，迷离幽邃  
烟波浩渺；而我驾驭的轻舟  
已悄然绕过了山的另一边，看夕阳  
烧红了晚霞；想人生  
过眼云烟；黯然思量  
了解到这一生，为什么我总是如此执着  
中年酒后陶渊明的诗  
年少缱绻李后主的词

注：诗题为拙作《盆栽与我》的两句诗。

# 回乡的方式

□

——为什么这么久没有回来呢？

——不，我常常回去的

只是你忽略了我回乡的方式

你总是把我看成一朵流浪的云

我怎么还是云呢？

三十多岁的年纪了

曾经云过，雨过

我是一滴被注定掉落海洋的水珠

海洋就是我常常向你提起的那一座城市

每一条河流都是通往城市的道路

潺潺的水声

是一群群年轻的向往

是当年我无法掩饰的

一腔热情

而今日，我的心情已沉淀于海洋的深处  
被阳光蒸发成云的  
是我无法沉下的思念  
常常在夜里飘回故乡  
然后在那儿悄悄地下成了细雨

啊！朋友，你可还记得  
那夜你临窗独坐  
响在你耳畔的雨声  
是我沉重的跫音  
至于那一点点的寒意  
该怪我一时心急  
忘了携带一桩温馨的往事给你



# 南北大道

□

1

我看见许多受伤的山  
蹲在路旁  
向每一只路过的眼睛  
申诉命运里的悲欢离合  
而时间太过匆匆  
我又怎能停车  
把自己心中的感受  
一一的传达给它们知道

2

人生是一条被我们追着不放的路  
路却被车辆追逐成一条流动的河  
被切割成两岸的山林  
坚持着不肯忘记

那一段同甘共苦的日子  
它们唯有默默相对  
偶尔也会忍不住的  
向行色匆匆的过客  
吐露一些只有在夜深人静时  
才能体会的心事

③

从南到北  
从北到南  
这一段上上下下的旅程  
我车辆伴着我奔波的车子  
以它来比喻它的心情  
而我告诉它  
那是我的人生

# 情事五帖

□

①

一个故事搁在墙角  
等待着人去传述  
一句美丽的话依附在我唇边  
等待着一则传奇

你会来吗？

每一个期盼  
都拴着美的旋律  
每一声呢喃  
都牵引着缤纷的色彩

②

一双落拓的草鞋  
如何走进你华丽的生活？  
一盏迷离的灯火  
怎能撑起漫天的霞彩？

我们靠近得多么遥远呵！

——我是一片找不到地方摆置的风景  
只能恒常的在你身边流浪……

③

我刻意的安排了几滴眼泪  
准备在向你告别时  
飘它一场细雨

你来了！

灿烂的阳光中  
我何忍告诉你  
我是错置在你生命中的一个雨季



4

如果我的眼睛真的能放得下你的背影  
我想你离去的脚步  
就必然轻快得多了

离别也是一种爱的方式啊！

假如不是你的踌躇  
我怎会知道  
我的眼睛曾经走过一段恋爱的路

5

——我只是草叶上的一颗露珠  
被命运安置在你每天经过的路旁  
倘若不是你的挑拨  
我又怎会沾湿你的裤脚呢？

——如果是在黄昏

——如果是在黄昏  
我想弄湿你的  
也断然只是一个梦境罢了……

# 人生琐记

①

从千山万水中走出来  
步履难免江湖  
心情难免风尘仆仆  
朋友，请别以太过城市的眼光看我  
我的瞳眸依然小桥流水  
我的语音  
依然老树昏鸦

②

当我的名字开始在名利中浮沉  
我知道有许多感情逐渐离我而去

我依然可以瞧见它们  
就徘徊在我的寂寞藏身的地方  
近得仿佛伸手就可触及  
但我们之间隔着一个黄昏  
我怎样也走不过去

当我的影子也决意离我而去  
我还能唱些什么样的调子？

——无非是纠缠在得失之间的一群困扰  
——无非是摆动在爱恨之间的一种茫然  
我将它们一一收留  
并且筑起围栏  
把它们豢养在子夜里最深的地带

「既然你已经选择了黑暗  
我也只好离开。」

那是影子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我没有加以挽留  
也没有依依的惜别  
生命给我太多诨诮的感觉  
有时，不幸也是一种幸运  
痛苦，也是一种快乐

我在爱情搁浅的地方找到了一枚贝壳

我把它安置在人生里一个荒凉的角落

并且加以掩饰、隐藏

我想，除了我和寂寞

将不会有第三者知道它的存在

直到有一天我邂逅了海洋

殷勤的潮汐不断地在我耳畔絮聒

——每一只贝壳

都是海洋遗留在岸边的一个故事

——你知道一脉明媚的海岸

要以多少的故事去装璜？

原来以大海的方式去谛听

思想就走出了时空的束缚

站在千百年外的距离回望这一生

所有的悲欢离合

也不过是一场波涛

也不过是一场浪花

我终于决定将那一贝壳抛弃  
在我生命中长长的海滩上  
我开始仰首阔步  
找寻属于我的另一片风声、涛声……

⑤

如果我有这样的机缘  
能够再去千山万水一番  
我会选择怎样的方式？

如果是沿着海岸而行，  
我会以大海的方式  
如果是山林蹊径  
我会以乡野的方式  
如果是沿着梦境呢？

苦苦思索  
我终于想到了  
我要以人生的方式！

我在爱情搁浅的地方找到了一枚贝壳

我把它安置在人生里一个荒凉的角落  
并且加以掩饰、隐藏  
我想，除了我和寂寞  
将不会有第三者知道它的存在

直到有一天我邂逅了海洋  
殷勤的潮汐不断地在我耳畔絮聒  
——每一只贝壳，  
都是海洋遗留在岸边的一个故事  
——你知道一脉明媚的海岸  
要以多少的故事去装璜？

原来以大海的方式去谛听  
思想就走出了时空的束缚  
站在千百年外的距离回望这一生  
所有的悲欢离合  
也不过是一场波涛  
也不过是一场浪花

我终于决定将那一贝壳抛弃  
在我生命中长长的海滩上  
我开始仰首阔步  
找寻属于我的另一片风声、涛声……

⑤

如果我有这样的机缘  
能够再去千山万水一番  
我会选择怎样的方式？

如果是沿着海岸而行，  
我会以大海的方式  
如果是山林蹊径  
我会以乡野的方式  
如果是沿着梦境呢？

苦苦思索  
我终于想到了  
我要以人生的方式！

# 感情股市

□

①

早餐过后，太太送丈夫出门上班  
心情开朗，感情股市指数节节攀升  
直到傍晚丈夫来电说不能回家吃饭  
太太问东问西丈夫骤然盖下电话  
行情急转直下  
综合指数跌 15 点

②

丈夫以应酬为藉口  
三更半夜带着满身酒味香水味回家  
太太深锁房门，丈夫撞门不果  
倒在客厅和衣睡到天亮  
早餐时狠狠吵了一架  
行情猛挫 35 点至今年最低水平



不过婚姻证书始终是最有力的挟持点  
中午时丈夫摇了一个电话回家细声道歉  
闭市时行情稍有起色

③

太太回娘家，各有各的心情  
女人股落 10 点，男人股不降反弹  
综合指数跌 5 点

④

岳母决定搬来住，丈夫反对不果  
综合指数剧跌 13 点  
不过晚餐时太太煮了几道好菜  
说尽温柔话，服侍周到  
一想到今晚上可能大有作为  
丈夫心情马上改观  
闭市时行情反败为胜  
大力反弹 20 点

⑤

昨晚上如鱼得水  
今早行情一片大好  
开市时指数即稳健上升  
不过却虎头蛇尾  
由于有人向太太打小报告  
说中午时丈夫单独和一个女人吃饭  
指数顿时打回原形

⑥

中午时太太摇了一个电话给丈夫  
说医生已证实她有了身孕  
即将为人父的丈夫雀跃万分  
放工时买了几打鸡精回家  
综合指数大力回弹  
几乎达致新婚时的水平

7

周末带太太看戏逛街  
回味恋爱时的美丽时光  
太太依偎在大夫的怀里  
轻声细语：「行情有上有下是正常的  
你看前景是多么的光明  
感情股市  
值得投资。」

8

丈夫却紧皱眉头  
奉劝那些还未走进股市的朋友  
「步步为营！」

# 感情户口

①

小姐，请帮我查一查  
我的来往户口还剩下多少感情  
能够购买多少梦境？  
能够负担多少伤感？  
前天的那一个艳遇  
是否已经过账？

②

小姐，也麻烦你让我知道  
我的储蓄户口结存多少？  
利息若干？  
上一回我原想逢场作戏  
只用利息来支付那一次的外遇  
谁知却超出预算，动用了本金

我想我在感情方面不应该再挥霍无度  
何况每一个周末  
还得分一点给理发女郎  
派一点给陪酒女郎

③

小姐，也请你为我计算一下  
以我定期存摺里的数目  
是否足够买下一个第二春  
我在婚姻方面的投资  
亏损似乎已成定局  
未雨绸缪  
趁现在股市行情大好  
我不想错失良机

④

小姐，请问你的感情  
市价多少？

# 大选前夕

早上出门

一路上都挂满了和蔼可亲的嘴脸

所有的文字都团结一致

前卫后设抽象写实全都是一家人

连最冷漠的文学作品

也都懂得笑脸迎人

小说，散文，诗

选谁？

下午经过市政局广场

突然发现有虫类在地上蠢蠢蠕动

经不起好奇心驱使俯身探看

噢！原来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蝼蚁

陷身在一滩腻腻的口号里

有的已经溺毙

有的仿佛还沉醉在酣醇的梦里

傍晚回家的时候  
正好遇见隔壁的那一对柴米夫妻  
也正在热烈地报导着有关大选的消息  
——是我选错了你！  
——我才选错你……



# 大选过后

要说的已说过了  
要喊的也喊过了  
要甜的要酸的  
也甜过也酸过了

一切又回到原来的样子  
行人的脚步没有改变  
车辆的速度没有改变  
乡村同样梦着城市的繁华  
城市同样惦着乡村的纯朴  
两地相思的方式  
没有改变

那群喜欢到处发表言论的野狗  
还是同样的举起一只后腿  
向那些街灯柱头  
提呈一篇又一篇的抗议书

那些灯柱站立的姿势  
没有改变



# 夜观世界杯

□

## 又题美绿加蛋

夜是一个没有网的龙门  
紧扣着千万道炯炯的眼光  
突然——  
一只球从天外穿越时空而来  
goal……  
床头的闹钟惊叫一声  
我翻身而起  
凌晨四点  
分针时针正好构成了  
一个绝妙的射门的角度

紧裹被单  
撑开眼皮如撑开揉皱的时间  
睡在醒中  
醒在梦里  
我扭开迫不及待的电视机

荧幕里的 Dunhill 说它年轻的威水史  
荧幕外的 Dunhill 找它暮年的烟灰缸

第二天早上

妻端来一杯热情洋溢的美绿

我轻轻一搅

竟搅起了一颗——

「啊！是蛋黄还是世界杯？」

我睁大眼睛：「是谁在射我的龙门？」

诧异间，忽闻妻冷冷地说

「昨天晚上你输掉的那一粒球

我已经加在里面了……」

注：美绿加蛋为一种饮品，该届世界杯足球赛由 Dunhill 赞助现场转播。

# 城市速写

□

## ① 车祸

所有围观的人都走了  
只剩下一群好奇的眼光不肯离去  
只剩下一串议论挂在风里摇摆

只剩下死者的名字，  
沉默地指向天空  
坚持提出控诉

## ② 挤巴士

先把时间推上去  
再把心情推上去  
然后把公事包高高举起  
也把今天要发的牢骚  
统统推上去

现在是轮到你上车的时候了！

喂喂！停车！停车

我忘了把今天要配戴的笑容带上

它还留在盥洗室的杯子里

### ③塞车

一直想飞去的

不是那一群被困在车厢里的眼睛

是强忍着不发脾气的红绿灯

是交通指挥那一双不敢骂出声的手

是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每一条道路

是一直站着旁观的

整座城市

### ④人潮

幸好全都以自助的方式

要不然这一座城市

如何招呼得了那么多的访客

在这里一切都以你为主  
一切你都能随心所欲  
要配戴怎样的面具  
笑脸还是愁容  
全凭你的心意  
要走哪一个方向  
东方的古典还是西方的浪漫  
也全由你决定

如果你还想带走一些东西  
比如说一点无奈  
或一丛苦闷，一束荒凉  
也任君选择  
千万不要客气

# 诗的味道

□

星期天早晨，我拉开窗帘，看见邻家的那个女孩正在做着韵律操，她对我笑了一笑，忽然，我发现到她家的那个晒衣架上，全都挂满了诗的意象。

下午，我的眼光偷偷地走过去，想采下一串佐膳，那个女孩走了出来，说要请教我一些关于诗的问题，还泡了一壶浓浓的咖啡招待我。我浅尝一口，「好甜！」我说。「还没有加糖呢！」她笑了起来。我拿起杯子，端详一阵，原来刚才我尝到的，是诗的味道。

傍晚，她陪我到河边垂钓。「动了！动了！」她忽然喊着说，我赶快提起钓竿，哪里有什么鱼，只不过是她送给我的一串笑容，我患得患失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原来有一些已经掉进河里。

晚上，我掏出一些诗句，在桌面上排开，揣想着要怎样的来品尝它们的韵味，却意外的发现到，有两三只蚂蚁，已经守候在桌上的一角虎视眈眈了……

# 诗的颜色

□

清晨，我在屋前做着体操，隔壁家那个听说会写诗的傻小子，睡眼惺忪的打开了窗，我故意的把一个笑容抛过去，看他的反应是李白还是杜甫；谁知他却毫无表示，一任那笑容直跌落地，他根本就是一只呆头鹅！

下午，我说要请教他一些关于诗的问题，特地泡了一壶没有加糖的咖啡招待他，他上当了，可是他喝过之后，却完全没有皱起眉头，一定是诗在作怪了。

黄昏，他邀我到河边垂钓，看着他心不在焉的样子，我故意的喊着说：「动了动了！」他慌忙的扯起钓丝，空空如也！我忍俊不禁，呆头鹅就是呆头鹅！

晚上，我练习绘画，他的影子悄悄地窜了进来，我想赶走他，他又赖着不走，我没办法，只好任由他站在那里了；我拿起画笔，原想不要偷偷地勾下他的轮廓，谁知完成之后，豁然是一幅七彩的肖像，我百思莫解，莫非刚才我蘸着绘画的，竟然是诗的颜色了……

# 婚姻

□

1

那一个女人，把她的婚姻从十七楼扔下来，在冷冷的地上碎成一个无法挽救的局面。

四周的风景刹那间静若寒蝉起来，而眼睛们却争先恐后地喊出它们的惊悸；站在旁边的城市，也感染到了那种不寻常的气氛，缓缓地回过身来，却漠然的毫无表示。

这时候，一个男人匆匆的赶到现场，推开拥挤的目光，将所有的碎屑捡拾起来，再排开人群，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他在客厅的一角坐了下来，默哀了一阵子，然后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线装书，把那些碎屑夹进去，就刚好夹在王宝钏苦守寒窑的那一页。

「既然你不能适应现代的观念，就回到古代去吧！」他轻轻地把书合上：「十八年后，我再去找你！」



那一段截浮截沉的婚姻，终于沉下去了。

他支颐而坐，看时间在眼前流成一条河，柔柔的月光撒在水面上，泛起粼粼的微波，是他的初恋；他一直以为，爱情是一叶载满月色的扁舟轻泛，婚姻也和他的性格一样的轻浮，直到如今沉下以后，他才醒悟，最初应该先称称婚姻的重量。

他犹疑不决，踌躇了一阵子，还是很不情愿的，褪下身上的尊严，去找来一根绳子，一端绑在自己的手腕上，然后潜入水中，把它拉起。

他终于体会到，维护一段婚姻的方法，是任由一条绳索越缠越紧……

# 情

□

①

看不见红尘尽处，摆着多少泪痕多少遗憾；从情的角度看过去，我是一抹误了归期的月光，那年擅自下凡，为了一个情字，从此被锁在人间，白昼在梦境里徘徊，夜晚就寻寻觅觅，当时诱我偷尝人间烟火，窃饮七情六欲的那个人，噢！那个人，今宵落脚何处？

②

苍茫大地，望不断那烟雨重楼。眺不尽这南国水乡；从情的角度看过去，我是一脉绵延迤迤的风景，我的滔滔不绝，我的欲语还休，只为了等候一个有缘人，趁他回眸的时候，一蹁跃入他的眼际……

③

夜黑风高，荒山峻岭，仰望一丛孤寂，俯视一关乡愁；从情的角度看过去，我是一则乡野传奇里的荒芜，我的萧索只为了安排，一出凄惻缠绵的邂逅；一只幻化成人形的狐魅，一幢颓垣断瓦的破庙，相约等待着一个赴京应试的白面书生……来了，来了，噢！怎么不闻哒哒的马蹄声，不见背着书篋的书僮，却是一个拎着破伞的落魄中年……

④

子夜挑灯，寒窗独坐，昨日明月清风，今日凄风苦雨；从情的角度看过去，明月是情，风雨也是情，我是一场摆脱不了尘俗的际遇，想在尘外上岸，却落在尘里，成了你眼睛走过的，这篇散文诗的主题……

# 谣言

## ——记少年时的一次恐慌

一个多风雨的季节，一段水深火热的情绪，那年，我无意中捡起了一个经历——

据说是一风谣言，轻轻地从市集的一个档口吹起；跟着一雨谣言，霏霏地淋湿了一些人的话题。

据说是一水谣言，潺潺地随着人们的脚步流去；接着一火谣言，开始在街头燃烧；太多的猜疑被堆聚在一起，互相碰击迸出的火花，终于酿成祸事。

——整个市镇就开始不安起来，草木也骚动起来；有人提议镇守，有人提议逃亡；当时我还年少，只能随着大人拚命的跑；有的跑到山上，有的跑到林中，而我跑得最远，从一九六九年的五月跑到一九九四年的五月。

今天，五月十三日，我站在风声里回望，我看到了千瘡着的：一山的谣言；一林的谣言；一村的谣言……「只是谣言吧了！」我不断地提醒自己，并试图把所有的印象撕去，但无论我怎样的努力，都无法扯动那贴得牢牢的记忆……

# 误会

□

「十年不见，你发福了。」

一脉久别重逢的景色，居然对我彬彬有礼起来了。

它误会了。唉！它竟然看不出，是夕阳无意间的眼神，令我看起来容光焕发了；是一袭厚厚的外套，令我看来荣华富贵了，它真的是误会了，一个令我好生尴尬的误会啊！

我是否该坦诚相告呢？是现实中的人情太冷，让我常常要穿着这样的寒衣；是名利中的嘴脸太过丑陋，让我眷恋无欲无求的夕照；十载相思，今日重临旧地，竟徒增了我一桩心事。

我迈开脚步，从夕暮的余晖里走出自己，随后徐徐卸下，虚有其表的伪装——渐渐的，所有的声音失去了颜色，所有的眼光失去了笑容，整个大地，抱不住我摇摇欲坠的心境。

——凡夫俗子，怎能逃避得过名利的纠缠？蝼蚁人生，如何摆脱得了现实社会的冷暖？还是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吧！

「是的，还是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吧。」我披起外衣，把十年的怀念还给眼前的景物，然后我向它们告别；在我的意料之中，没有回应，没有任何挽留的声音，一切皆昏昏欲睡，意兴阑珊。

我是天地间唯一醒着的一株遗憾……



# 非法木屋

□

那一座城市尴尬地喊了一声。

我慌忙的挪开了脚步，我是无心的，我只是偶然的经过这里，一时兴起，停下来找寻一个诗的题目。

那一群受惊的非法木屋，紧紧的依偎在一起，是城市的眼光太冷，还是误以为我是，市政局的执法官吏？

我卸下外套想抛给它们御寒，但瞥见那么多盼望的眼神，又怕引起一场无谓的争执，只好收起；沉默了一会，我小声地安慰它们说：「十年后，你们就可以衣锦还乡了。」

它们感激的看着我，却又不知道如何表达那一份谢意，只好随便的找来一个话题：

「昨天有一位大人物来过这里。」

我朝他们所指的方向看去，一群野狗，正在那里，凶狠地争夺着一截谎言……

# 贫民窟

一群风景倏地骚动了起来。

我停下脚步，回头眺望，是一座城市在身后喊我，再跨前一步，它就不再招待我了。

「回来吧！」它说：「你远道而来，为的只是一朵花，不是整个花季。」

「这里是一个大花园，燕瘦环肥，任你采撷，为什么要去拨动那几根蔓生的野草呢？」

我无言以对，只好往回走。

那一座城市摆出笑脸，殷勤的向我诉说一些七彩缤纷的韵事，它始终不知道，我来自乡间，野草蔓藤才是我最亲切的故知。

而我此刻寄人篱下，总不能直而言之，只好随地的捡起一把昨夜残余的风月，轻轻的把一件心事埋掉……



# 洗鞋记

□

一双鞋子嗷嗷待哺地看着我。

我已经喂了它们好长的一段旅程了，也该休息一会儿了吧！看它们历尽沧桑的模样，我终于想到，是为它们洗去满身疲惫的时候了。

于是我将它们浸湿，然后擦上肥皂，再用刷子拚命的刷，它们就拚命的吐，吐出了一大堆灰色的昨天。

我丢下几声叹息，溶入水中，把所有的往事冲掉，接着再重复一次同样的程序，结果洗出了一个没有色彩的今天。

我忍不住这样的想：如果再涤洗一次，应该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明天了吧！可是这一回，却涌现了一大群透明的泡沫。

在每一个泡沫里，都伸延着一条看不见尽头的路，那一双鞋子怕我心酸，正赶快的把那些景象一个一个的摔破。

——其实我真的很想听听那一些泡沫内心里的话，但生命太过短促，岁月太过匆匆，原以为已经抓住了一些什么，但摊开手掌，却是一把仆仆的风尘。

如果不是眺望中，还徜徉着一缕温煦的阳光，这被浸过，刷过，湿了的心情，如何拭干？

# 掌 声

□

一群掌声，被豪迈不羁的手拍得到处飞扬，有些呼啸而去；有些款款迂回；有些飘成流絮；有些舞成落花。曲终人散的时候，满地都是灿烂的掌声，在骄矜中，他细心搜索，终于找到了几枚鲜艳夺目的标本。

回到家里，它将它们装框挂起，一枚挂在厅堂；一枚挂在卧房；一枚挂在每天思想经过的地方……每天，透过一尘不染的玻璃，他以最明亮的目光，轻轻地梳理，轻轻地拭拂。

而日子就那样一天一天的过去，终于在一个清晨，他惊觉到那些掌声都不告而别了，只剩下几个空镜框楞在那里；是它们厌倦了养尊处优的日子？还是他懈怠了对它们的眷顾？他苦思不解，恼怒中他狠狠地举起所有的记忆，狠狠地将它们摔成一地的云烟。

突然间，那些掌声出现了。

「还记得我们吗？朋友。」

「怎会不记得呢？十多年来对你们关怀备至，你们

却狠心的离我而去！」

「朋友，你错了！你看清楚吧，我们并不是当年你拥有过的掌声。那年的掌声，在你捡获时就已经枯萎了；掌声不是拿来收藏的，掌声需要飞扬。」

「掌声需要飞扬！」

「随我们来吧！朋友，生活需要空气，雨水和阳光，飞扬的掌声需要一片辽阔的草原。」

多么熟悉的一声呼唤啊！

「来吧！朋友，在那一望无际的视野中到处都是你驰骋的方向！」

多么亲切的一把声音啊！

思索中，他毅然的提起脚步，跟着那一群掌声的回头，朝着那一片草原飞奔而去……

后记：最近认识了一些朋友，空有满腹的才情，却只能摆置在过去的荣耀中，谨以这一篇散文诗里的一句话，「掌声需要飞扬」，送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将它制成匾额，挂在心中。

# 无题

——评大专文学奖诗作有感

①

一堆意象被我摆放在办公桌上有些竖立有些横置有些按捺不住狂野的心灵到处流窜我手忙脚乱捕捉得满头大汗气喘如牛最后只好打开窗口让它们海阔天空逍遥法外幸好今天不是一个起风的日子

②

我关好窗口重新审视那些琐碎的心情终于在一片眼花缭乱中找到了一份清新的感觉我走进去开始跋山涉水遨游起来然后忍不住的偷偷地摘下一串芳香插在一个空置已久的花瓶里  
幸好今天没有人问起那一束花的来历

3

我发现到今天的女孩子的笑容特别灿烂只是她们的穿着难登大雅之堂有些太长太宽显得松散不能突出主题该凸的地方不凸该凹的地方不凹有些太窄太短显得夸张让卫道之士摇头叹息有些配错颜色青红皂白不分有些却朴素得太不像话我走了过去绕了一个圈子回到原地时眼睛里却淡得一点味道都没有  
幸好没有人问我要怎穿着才算得体

4

我倒了一杯白开水举到唇边才发现许多花香已跌进杯子里忽然想起外面的一大群花草也等着我的施予于是就提了半桶水走出去  
哈！想不到半桶水就把一个世界淋得花花绿绿

# 轻舟已过

## ——病中感怀

夜，荒芜得连一声叹息也没有  
我是孤绝里唯一流动的水声

——流过成败，流过枯荣  
流过莽莽的江河  
流成野外宁静的湖泊  
流成市衢滚滚的红尘……  
——而今，唉，我已经疲倦了  
去罢去罢——  
昨日的镜花水月  
明日的海市蜃楼  
我真的是该休息一下了  
纵有景致，我不想再以它入诗  
纵有山水，我不想再将它入画  
纵有情节，我不想再把它构成小说  
一切一切  
都交由岁月去收藏吧

轻舟已过

我不再是追着远方不放的水声

我是即将登岸而去的水纹……

(15.8.1995 无奈中)



# 李宗舜诗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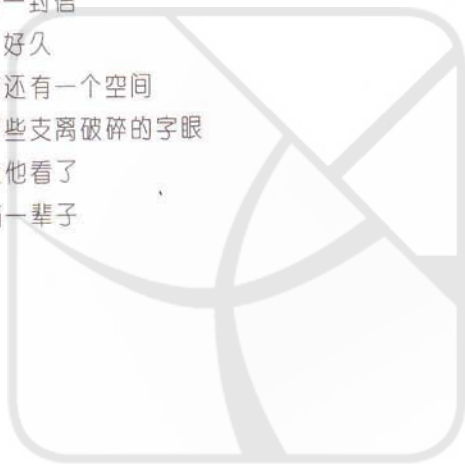




# 遗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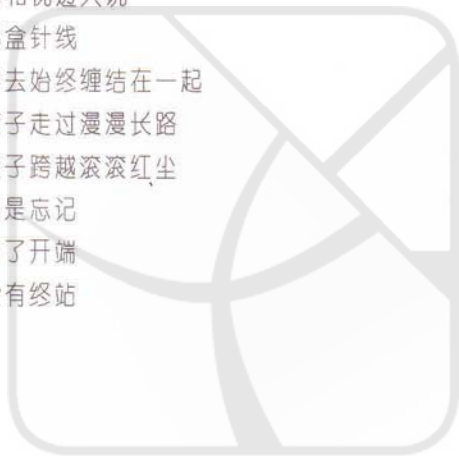
写好一封信  
想了好久  
应该还有一个空间  
填写些支离破碎的字眼  
好让他看了  
酸痛一辈子



# 交代

□

悄悄的和枕边人说  
桌上那盒针线  
穿来穿去始终缠结在一起  
牵引孩子走过漫漫长路  
带领孩子跨越滚滚红尘  
始终还是忘记  
话题有了开端  
永远没有终站



# 寂寞

□

和风雨一样洒脱  
漫步走过的长街  
窥视深夜的人影  
徘徊和异动，远处  
小贩三轮车的叹息  
咿呀呀呀辗转到巷口

三五成群的野狗，狂吠着  
高高低低起伏的山峦  
当夜晚向卡拉 OK 的歌声  
一一告别

世人便开始寻索  
庄周里的蝴蝶

是夜色经不起劳累？  
还是梦幻的色泽太深太浓

浸染一片枯黄的辽阔草原  
陪同流星在沙地上殒落  
隐隐地向阴暗的一角宣告  
九月是寂寞的

始终是个独行的夜归人  
始终是那一段曲折的长路  
当车子飞驰上高速公路的尾端  
野狗狂吠着沉默的山脉  
出自云海间  
一轮新月暗暗在倾诉



# 山河岁月

□

坐看云雾的日子  
黄泥的堤岸  
两只童年的脚印  
一踩就是四十年

一口井的日夜环抱，  
辽阔无边的旷野  
茁壮的草木  
席卷我进风沙的大千世界

当梦踩在草原上  
颜色越来越鲜艳  
流浪开始流进我的血

当梦梦游到堤岸  
童年开始在褪色  
隐蔽喜怒哀乐的岁月

# 送 别

## ——悼母亲

以为在梦里  
可以和你相见  
没想到投靠  
这一丝丝牵挂  
拖了又拖  
满满的七十年

送别和相见  
在梦与不梦之间  
相见和送别  
也在梦与不梦之间

握着潮湿的黄土  
错以为是一世  
流干的热泪

走过一圈  
香烟袅袅  
空气是下降的烟尘  
今早刚走完  
一段沙石泥路  
明天再来坟前  
烧香，默默祷告

听你常讲的故事  
慢慢疗伤





# 雾 害

□

此时的天空  
灰色的秦俑  
怒目的竖立着  
伦敦的迷雾  
伸手看不到五指  
拍在全身的伤口上

一把火  
猛烈地得到重生  
花草和树木的焦薰  
唯独海啸在笑  
巨浪的狂卷任它拍打  
二氧化碳和酸雨  
尽情的交配  
慢慢地 腐蚀  
亿万个细胞的长夜

如爬虫和爬虫的  
格斗

不看也罢  
翻开这个世界  
死鱼的一张脸

注：印尼森林一场大火使大马半岛笼罩着迷蒙烟雾，而且久久不散，使人忧心忡忡，是为记。



# 沉落

□

是岁月的铜锣  
敲响子夜的沉默  
在虚脱的等待中  
唤醒风雨潇潇的长街  
钢铁一般的陋巷

该有魂魄飞散的夜雨  
该有三五成群  
伸脖张望的野猫  
转动着饥渴的黑眸  
耐心地期待和追赶  
一只逃狱的老鼠

是不是拥有七彩缤纷的梦  
就拥有光和热  
初生婴儿乍见艳阳的惊喜  
轻风般和稻禾的生死  
共同活着

是不是跨入时光阴暗的隧道  
就跨入三生明朗的轮廓  
注定徘徊在今生的穷巷  
复活节那天  
和复活节以后一起落寞了

是岁月的铜锣  
敲响子夜的沉默

是那只逃狱，惊慌失措  
过街的老鼠  
子夜以后，血路上  
潜逃中被黑猫的铁爪逮着  
是命运在黑暗的角落  
频频翻录一些断续的  
疯人院流传的歌声  
连同初生婴儿  
扯脱的脐带  
任海岛两岸的狂啸  
嘶喝着脉搏的乳名  
隐痛地沉落

# 倦鸟

□

吻别一个早上的鸟语  
打开闹市刚刚醒来的铁门  
睁开眼睛一看，人群中  
钻出一个托钵的乞丐、

为何那些胡闹的车声  
依然为我昨夜的失眠  
按响天天排长龙  
又是阻塞的喇叭  
前面浓得化不开  
翻滚的云雾  
后面陆续追赶着  
引擎的呼叫声  
清晨七点钟，任谁  
驱车来到交通圈前面

百般不情愿，还要看  
白衣警察的指指点点

这些年来  
吉隆坡在追赶着子弹飞车  
时代的巨轮生锈脱落  
她的梦魇就是没有颜色  
音容也是赤裸裸的  
梦里赤裸裸的  
烟尘，鞭打着  
赤裸裸路名的颜色



# 红树林

□

——与家人共游吉胆岛有感

渡轮排水的重量  
奔腾狂舞的水花  
撩起过客眼前的  
一张张雪亮  
好奇和欣喜，像浪涛惊拍  
吉胆岛一条水路急急的追赶  
盛装飘摇的旅程

飘摇的旅程多风，又是  
初来游览的细雨  
超载着冷冷的朝露  
日夜往返的星光  
铜皮的月亮  
让沉默许久的海洋  
渐渐来靠岸

靠拢一些吧  
冷冽的雨珠滴落在  
潮湿的甲板上  
也打在引擎的排气管  
向海风的猛括呼啸而过  
推开水银的波浪  
深度的测量  
遥对着一排排婉约的红树林  
恒久等待中  
便轻轻招手  
缓缓地渡过水乡  
风雨的日夜

轻轻招手，婉约的  
红树林，似曾经  
如沐春风，相遇惊喜  
频以摆渡人的双手试探  
吉胆岛的波涛汹涌向外  
水涨的渔村，成群的  
鱼音合唱，向归人  
踏步的方向游来，又游了回去



久久等待，轻轻招手  
婉约的红树林  
晚上我是星光  
点亮萤火虫，轻披衣裳  
投身片片青葱的嫩叶上

轻轻招手，红树林  
晚上我是星光  
在潮湿的泥芭上  
也要与你的梦幻  
忧伤，同步成长



# 生 机

①

羽毛轻轻飘落  
污泥的深潭  
一望无际的尘沙  
在茫茫然的天地翻滚

而羽毛依然自在  
轻轻飘落

②

风雨的讯号  
穿过砖墙呼啸而来  
候鸟拍湿了翅膀  
依然来回寻索  
期待中一群飞翔的影子

传来欢呼的歌声  
如同回味的甜品  
在甘苦的记忆中搅拌

③

都门的空气调节中  
关节炎如火苗  
烧痛地蔓延  
提升了热炉的体温  
涌入空罐的苍白，生锈的  
有时候在梦的边疆腐化  
有时候在冰冷的街道伸展  
频频以战火  
仇视、怒目  
相互围观

④

涉足泥芭  
深陷在河口的陆地  
这儿是绿油油  
在童话中长大

迎风起舞的靠岸丛林  
倒影着整排烟水的渔舟  
吐露呛咳后疲惫的幻想  
同时唆使飘浮的  
残枝腐叶上岸  
嗅觉里有一股浓烈气味  
腌过的鱼目  
暴晒升天

⑤

庙里传来沉重的钟声  
有人剃着银发，血影中  
为一个初生婴孩的问世  
颂经唱题

⑥

一只蛤蟆奔跳入穷巷  
晚钟洪亮  
有人卷走輓联  
静悄悄地离去

和尚从破庙苦行走来  
袈裟沾满血渍  
跨入宇宙轮回新世纪  
流行的乐音和游荡的脚步前呼后唤  
街头行人放下背包  
观看矮人玩耍杂技  
唱片行如雷的传开  
末代的几首圣歌  
特别响亮的那段  
刺痛带伤的耳膜  
如同墙角蹲着的乞丐  
未曾喊叫就已沙哑的抗议

# 手术台上

他醒转过来  
紧急室内  
对着老妻默默  
滴下两颗泪珠

只能用手比划  
交代一些欲语还休的  
溜出口角又收了回去  
一生一世的眷念

当他晕旋入梦  
数着窗帘垂落的珠子  
这一刀切割下去  
唱题声中  
针线会为他止血

注：闻好友秉昌兄岳父重施心脏手术后有感而作。

# 如果

□

如果夜里寻梦  
瞧见蛇群  
穿上彩色衣服  
我就快步奔走  
回家。小河流淌  
倒装童年的果树椰影  
木板装修的墙上  
乱起风来会笑的亚答屋

如果白天上班的车站  
碰到飞驰而去的车队  
喷我满脸的黑烟  
我就用污垢的手洗脸  
洗掉沧海桑田  
岁月漂白  
日子洗刷  
洗刷  
漂白

如果日夜写诗  
为活着的心血  
感到非常愤怒  
我就听歌练武  
好让蛔虫爬过肚皮  
剥蚀我的想念  
童年的梦牵着日子闲荡  
赤日的雨滴着泥土芳香  
为每一段快乐的歌起音合唱  
同时铺路  
一大片狂傲的阳光





# 年终纪事

□

## 消失

玻璃光线透进来  
一颗水晶球  
想念的距离  
把时光抛得好远

## 收拾

收拾心情  
如收拾行李  
回家过年

收拾行李  
如收拾扰乱的愁绪  
陪伴碎裂的月光  
痛饮陈年老酒

## 谬论

童年的美梦  
年少的理想  
不惑的年龄

每天和神共进早餐  
对话、握手

久而久之  
在人间的烟火中  
坐大  
变成一座湖滨公园

## 暮

时日形同货币贬值  
岁月的鱼尾纹渐渐加深

期待中的期待  
闪亮的鱼群  
在河中央  
逆流而来

## 雨季

雨的季节  
锌板上惊悸的滴答  
招着魂魄的雨珠  
落下来

为友人撑伞  
一起走到车站

## 冷

寒冷的感觉是晚上  
在云顶高原  
或金马崙高地的  
原野山坡

适逢  
穿着  
短袖衬衫

## 赌徒

手握大哥大  
神奇的样子  
遥控地下万字票  
跑马场的电视荧光幕

那人和神下注  
抵押输不掉的泪珠

## 无奈

晚间七点  
华文新闻报告  
一些评述的字眼  
电视机看着我  
我看着一片战火

疲累的报纸走过来  
翻开头条  
亚太区经济峰会十八国  
首长占据印尼茂物王宫  
抽烟闲聊  
背后售卖军火

## 自觉

每天来回八打灵  
莎阿南之间

收费站  
绿衣的女收费员

电脑无声抗议  
只不过为了  
折腰的六毛钱



# 夜，已经很深了

## ①

擦着眼皮  
持续读书  
一行行搔乱的诗句  
蚂蚁爬上餐桌的木脚  
生活中，剪成一段  
褪色的影片  
在泥路上上演  
同时朦朦胧胧  
参杂入梦

## ②

搁着染尘和染色  
一封不甚起眼的长信  
撕掉剩余半张  
签署日期  
姓名和眼泪  
崩裂的信纸

直到上游的河床  
干涸为止

撕掉  
撕掉之后还可以重写吗？

③

合上眼睛  
也闭上嘴巴  
塞上耳朵之后

瞬间千岁的年轮  
长眠于瞬间  
是否可以短暂的停歇  
观看咫尺天涯  
无尽的天遥地远  
寂寞的信笺可以航空  
可以不顾生死的载送  
切记着明天的凉风  
传递到你的怀里

一杯水  
煮开的感觉

4

抒情老歌慢慢  
重复的拍子  
缓缓掀开窗帘  
轻挽屋外的冷风  
永恒的玉手

而爱情无法辩证  
在赞美的空间  
绝症在中央医院蔓延  
不就回过头去  
向无法痊愈的相思招认  
颓废的病历表当中  
一只孤独的手掌  
触摸着细柔的银发  
一丝丝，一丝丝  
勾挂过去

5

诗篇读到最后  
闭上相思的双目



无关乎这是盛唐  
还是赤裸裸的现在

满室冻顶的细菌  
爬过墙角来回踱步  
诗人需要摇滚乐章  
夜央长眠于风雨  
再往巷口走过去  
就到火舌喷射的尽头  
尽情的烧烧吧  
夜，已经很深了



# 世相

1

清风变转速度  
空洞的巷口  
挑起落叶的枯黄

2

回巢荡漾的心弦  
像海天的落日那般  
激起无奈的思潮  
一群鸭子岸边猛拍翅膀  
水波蛇形起浪  
湿湿，凉凉

3

明天开始另一场赶集  
行走江湖的鼓阵  
敲击残梦的碎影

脚步苏醒，向前急速移动  
电话听筒尾声的细语  
不明路向的缠绵问候  
给你庄丽，每个清晨  
玫瑰花红的见面礼

④

谁和谁在谈恋爱  
墓碑的刻字脱落  
草丛中孤魂散播谣言  
梦与梦的纠缠不清

⑤

不如归去的寒夜  
高楼巨影下找寻知音  
暗巷播放听不腻的流水歌乐  
没有将来的化石  
在贫瘠的土地上寻根  
你是谁  
如果你是上帝  
教堂的圣歌飞快地躲到后巷

6

过去的音符重新安葬  
风和雨从容对话  
透过苍白的火种  
风铃响叮当  
鉴定了世纪开始湮没的真理  
枯黄的画页从古城流失  
树的年轮是百年  
人的年轮是瞬间  
打开封闭的铁窗  
月色的光线有点笑容、浪漫

7

清风变转速度  
一批批客工走向长屋  
楼板上踩着乡音  
影子在流浪的湖面重叠

# 总觉得

□

深夜归来  
一盏桌灯如晤  
睡姿的身态  
妻的栖息角落  
那种梦乡寻索的依靠  
正如她纤细的身段  
坐在摇摆的幻影之中

吻在妻甜甜的脸上  
多年风霜就这样融化  
融化了初恋时的不经意  
一段海风拍浪的  
日夜都要歌咏的插曲

在蠕动奔波的岁月  
将心扉的隔绝

6

过去的音符重新安葬  
风和雨从容对话  
透过苍白的火种  
风铃响叮当  
鉴定了世纪开始湮没的真理  
枯黄的画页从古城流失  
树的年轮是百年  
人的年轮是瞬间  
打开封闭的铁窗  
月色的光线有点笑容、浪漫

7

清风变转速度  
一批批客工走向长屋  
楼板上踩着乡音  
影子在流浪的湖面重叠

# 总觉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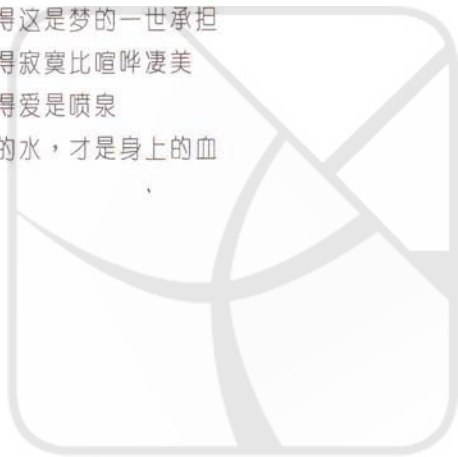
深夜归来  
一盏桌灯如语  
睡姿的身态  
妻的栖息角落  
那种梦乡寻索的依靠  
正如她纤细的身段  
坐在摇摆的幻影之中

吻在妻甜甜的脸上  
多年风霜就这样融化  
融化了初恋时的不经意  
一段海风拍浪的  
日夜都要歌咏的插曲

在蠕动奔波的岁月  
将心扉的隔绝

开成一朵不谢的玫瑰  
永远惦记着  
日夜的海堤拍浪  
为我承受跳动的脉搏  
是她在空气中  
留连穿梭  
寻找活水的泉涌

总觉得这是梦的一世承担  
总觉得寂寞比喧哗凄美  
总觉得爱是喷泉  
平静的水，才是身上的血





# 景色

□

风雨来时  
思维漫步流失  
长街摇晃的背影  
一段历练的路程  
任谁都无法阻吓  
都会呐喊的承传  
猛抬头，无尽的荒野  
山坡斜曲迷蒙的幽径  
烟云冲天，一只如来手掌  
拿捏着抖颤的  
冷漠和冰寒  
却还想观看  
另一个晴朗的夜空

喜悦来时  
忍不住要想天空

晴朗与否  
许多山石和曲径  
风雨前夕赤裸的原貌  
脚印可否长期辩证  
狂风的呼号和山雨的奔流？  
错将满山迷雾穿梭  
隔着呼啸的海潮  
清晨的阳光  
前程如路碑  
遨游乐园的雅兴  
醒来攀爬上路，感觉疲累  
为字画的宣纸落款题字  
手掌握的尽是落叶的树林

心血来潮  
很想出游探寻  
看遍名山胜景的彩虹  
流落得洒脱，一步步  
穿越农牧的山脚  
大风括过鸟栖的枯枝  
草浪婀娜起舞  
想到狂飚岁月  
钢铁的捶印犹新

偶尔夜梦  
山头狼嗥  
海浪惊拍  
处处倒挂碑墓的长影  
翻滚的依然，是流水  
一条大江那么长



# 祝福

——致叶明

多年以后  
天空的排阵  
曾经有过瞩目的星光  
见证狂风之夜  
九一三病房  
在同善医院

多年以后  
手术刀疼痛的另一端  
依旧把顽固的胃搅拌  
留我灿烂的星光  
在残夜的烛火下  
捧着刚出版的诗集  
还没朗上几句  
就已溅出滴滴的泪光

多年以后  
七夕在地狱的另一端窥探  
天堂在脚下  
取笑你我数过的星光  
像那一截缝合的伤口  
肌肉紧缩  
也是声声的祝福

而今 你我当该举杯共饮  
对着夜空长叹狂啸  
把不如意的那轮皎月  
切割成半

声声祝福  
长空万里  
你我最欣赏的一夜星光

写于 2.8.95 七夕，探病之夜

# 诗

□

他在梦中翻爬  
期许看到  
来世一个巨大投影  
让日子开启的门户  
掌声进来  
所有眼神凝注

领航的船只将驶向  
稻草人伪装的避风港

有浪漫的诗人撑船出海  
两侧的鱼群结队而去  
也有想靠岸  
但终归不能靠岸的码头

那时候  
诗将装箱入梦  
远离码头  
不能平静的公海

# 故乡的灯火

□

站在高岗上的候鸟  
不知所为  
一棵巨树的枯枝  
掉落最后一张红叶  
天气有些凉意

车辆的高灯照射  
蜿蜒上山的柏油路  
流水向下  
这一夜的江湖合该平静  
唯故乡的灯火不能熄灭

蠕动的巨影，夜的心脏  
有人在闹市中点起蜡烛的舞姿  
试图改变驾驶盘的方向  
迷蒙的市街有浓雾，走出一汉子  
不能确定自己清醒，还是狂醉

总得花些时日默默期待  
候鸟的音讯全无  
漫漫长空日夜改写街景的宿相  
星辰移动的长路  
何时再掀起狂风席卷的讯息

把一段不如意  
像世纪长的列车事迹忘记  
把零乱的诗篇重新整理  
美罗河的潺潺将汇集大浪  
好让故乡的灯火不能熄灭



# 暗流

□

整整一个下午  
掌声来源的尽处  
激发了讲演者的声线  
「人类的进步  
鼠洞钻开了一线曙光  
做人所不欲做  
讲人所不敢讲」  
脉搏的跳接很频密  
在暗巷的水流间  
可以从照明的路向看见  
来自镜子的回眸

发白斑斑中  
看到全是童年的梦幻  
发白斑斑中  
看到的全是从地狱中来  
与天堂对视的飞鸟

# 伤别

从机场回来  
妈妈交待  
晚上睡觉别着凉  
风扇开的风  
通风就很好

刚踏进家门  
妈妈交待  
爸爸穿过的凉鞋  
好好搁在架上  
用厚厚的旧报纸包好

凌晨起床  
洗刷后吞了一大口美禄  
赶搭校车  
摸黑的天空起了变化

隐约的我看到  
爸爸的影子频频在招手

爸爸回来的那个晚上  
我把鞋架上的旧报纸拿走  
凉鞋穿在他的脚上  
祥和的他没有忘记  
为我盛菜杓汤  
快乐地度过一个清凉的夜晚



# 鸭子说话

和人一样  
鸭子一双脚  
会押韵  
那闪动波影  
发亮，轻轻带着微笑  
嬉戏的湖心

一条长尾鱼  
早早衔在它  
开合的唇齿间

和女人一样  
鸭子的舞步  
最婀娜多姿  
当它离群失踪  
烧腊店老板不会  
错过涂满表皮  
一层冰冷的麦芽糖  
展示烧烤脆皮的  
真功夫

和哑巴一样  
鸭子的舌尖  
甚少转动  
惯用跷起  
无视天高地厚的长尾巴  
代替人们无聊的辩解

和人一样  
鸭子喜欢蜜糖  
活水是上游  
爱情的  
甘露

做梦也要云游  
生存了无空间  
变色土地  
无喜、无乐  
也无从忧愁起来  
张牙舞爪的天空

# 抽奖时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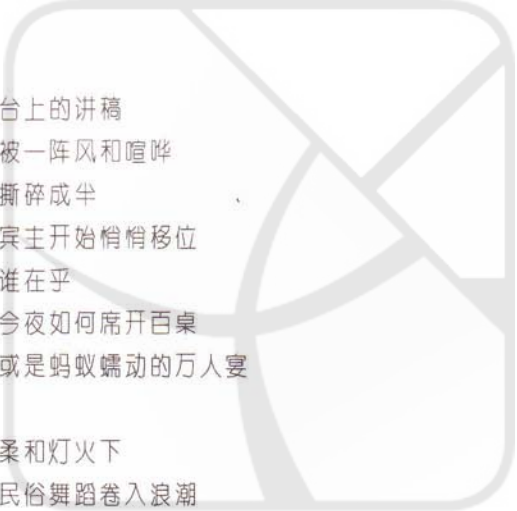
当司仪调低音色  
款款走向麦克风  
抽大奖的舞台边  
灯火微微转亮  
为等候麦克风前面  
传来小小的惊呼与喝彩

快步上舞台  
一红衣长裙女孩的笑容  
开得像玫瑰般灿烂  
美丽海报后面  
是落山矶起伏的地图

转了半个地球  
看透了形形色色的山水  
发现原来的面目  
变成结网的蜘蛛  
在倒转乾坤的一夜

# 宴席

□



台上的讲稿  
被一阵风和喧哗  
撕碎成半  
宾主开始悄悄移位  
谁在乎  
今夜如何席开百桌  
或是蚂蚁蠕动的万人宴

柔和灯火下  
民俗舞蹈卷入浪潮  
精湛的投入  
每一个跳动的梦魇  
且暂时淹没  
洪水侵入的巨浪

散席之夜  
也是流浪人的不归夜  
仰望长空  
只有一阵绝响的气笛  
穿透云霄





# 龙虾的传说

□

①

宇宙开天  
露出小小天窗  
远古细细涓流  
翻滚于云雾  
或山林的雷电交响  
有一条龙，坦荡的尾巴  
任游戏人间的  
许多石刻画师，日夜不休  
模拟描绘

②

洪荒崩裂  
穿过莽莽江河  
所到之处  
大地顿成废土

江河鱼群结队报喜  
忧从何来  
只为一睹云端猛龙  
狂卷半壁梦土江山  
一夜之间  
人世的长城壁画  
早已改朝换代

3

然则泥香安详  
农民日出而作  
辛勤耕地打粮  
从不忧患  
夜夜笙歌如常  
自唱、自编、自导  
这无谱，也无大地  
琴弦合唱的风光

4

是天堂无常  
还是地狱有难  
捏干梦的黏土

是爬行动物不敢回头  
还是横冲直撞的人猿  
无意中窥见猩猩的模样？

⑤

飞龙在天细细思量  
何不下凡观看  
群虾水中纳闷  
何不登岸探查一番

于是龙虾树下幽会  
相见恨晚  
睡梦中猴急交配  
产下龙虾后裔

⑥

都市的酒楼餐馆  
食客云集的亮丽灯光  
侍者的笑容  
如树上刚摘下  
新鲜甜美木瓜

7

宴席开始  
车龙在巷口等待停泊  
宾客交杯  
闹市痛饮月光

桌上菜单大字写明  
喜宴第一道菜餚  
龙虾沙律凉拌

8

饱饭回家  
月光朦胧带笑  
宴会中的滑稽传说  
酒过三巡说着梦话  
龙虾不分种族  
任人宰杀

长夜无梦  
翌日醉醉醒来  
犹记取盛宴之中  
朦胧的月光  
荒唐的传说

# 长夜笙歌

□

——听马瑞权叶子吹奏曲调，韵味无穷

提气吹奏  
唇间衔着  
两片薄薄叶子  
忽然绕过梁来  
是一支笛子的长啸  
音符吹皱长夜的斑纹  
显然是把夜色  
万人追赶的灯火  
导向光辉灿烂

走遍天涯，两片叶子  
他大半生的肺活量  
尽皆从吹奏的空间  
蠕动复活。对于美梦  
他依旧那么执着

走遍天涯  
鞋子伴随音节

同步在台上和音合唱  
宴席高歌击节的  
依然那么热切寻访  
是听众但不是匆匆  
过客的知音人



# 空间

□

简单早餐

沾着有点湿的朝露

印度烧饼和拉茶的情愫

加强肠胃消化

穿鞋出门

看天色多变的下个世纪

袜子埋怨空气

污染水沟蚊虫繁殖

生活的钢线

走索者停步于

单调的五线谱

在生存的空间举拳

呐喊的边沿

耍着杂技表演

街上的排气管声声无奈  
把市容搅得稀烂  
依旧占据废墟  
露天的房间

生死何乐  
脊椎骨长年累月  
执迷的加速硬化  
鼓动每日血液循环  
用半辈子的哭泣和耻笑  
麻木末梢神经  
回家的路更趋坎坷  
岁月渐还原  
未曾染色的山河

期待着倾盆豪雨  
把久旱的大地哭醒  
回来呼唤鲜活的鱼群  
江河

日下  
水清  
自流  
直到永远……



# 相遇

星夜相遇

赶路的云霓开始变色

接受城市的风沙

常用微温的手掌相握

难得在闹市相遇

人潮很快把影子移走

隐没于子夜

遗留不归的笑容

寒风静静拂过

帐营前火种的岁月

直到气血降温

嬉笑这天色变冷的速度

到街头茶馆对饮

思念的影子在炉火边

钻到茶壶的的香气里

相遇的知己没有冷暖，他们有些纳闷

# 养鱼

把多角型玻璃  
砌成的鱼缸  
深入探索

水的深远  
金鱼的悠游  
假山后面人群的逍遥自在

风景有时是游离的，  
梦幻的海滩时而  
搬上楼房

时而远离孤岛  
为清澈的水探看深度  
是鱼的欢呼  
还是独乘扁舟  
寻遍珊瑚的快乐？

闲坐在家  
逐对七彩鱼群游泳的方式

有了更深的认知  
于是有了结论：  
养鱼和观赏  
亦不如鱼之自乐

鱼菜



那晚的鱼灯

那晚的鱼灯

那晚的鱼灯

那晚的鱼灯

那晚的鱼灯

那晚的鱼灯

那晚的鱼灯

那晚的鱼灯

那晚的鱼灯

那晚的鱼灯

那晚的鱼灯

那晚的鱼灯

那晚的鱼灯

那晚的鱼灯

那晚的鱼灯

那晚的鱼灯

# 惜缘

——致小曼

挑逗众人的目光  
一路探寻过去  
夜雨来访陈氏书院  
初见你在台阶上  
高声朗读冰冷的夜色  
是七夕的牵引  
使相聚的人潮暖和、  
把飞簷上潇洒的雨滴  
吟咏成千古的连绵夜雨

此时廊上细读你的诗章  
众多诗人粉墨登场  
把七夕卷入诗情画意  
唯暗夜的灯泡  
尽皆在朗诵声中起火点燃  
遗留跳跃音符  
喜悦的初逢，赠书道别  
在这狂风骤雨之夜

当音容逐渐在风影中褪色  
祝福便成为唯一  
朝向南方钢铁的承诺

注：今年七夕（95年8月2日）《星洲日报》在陈氏书院主办一个别开生面的《情诗的星空》晚会，会后与小曼惊喜初逢，并获赠诗集一册，弥足珍惜。不料近日传来身体欠佳的消息，心中怅然，唯借诗文祝福，祈愿他早日康复。



# 中年笔记

## ①

常常为了等车，早上  
岁月显得拥挤无奈  
早餐以快熟面  
替代了匆忙的脚步  
但不一定  
可以赶完都会众多的投诉信  
然后用电脑  
排版凸出的字体

## 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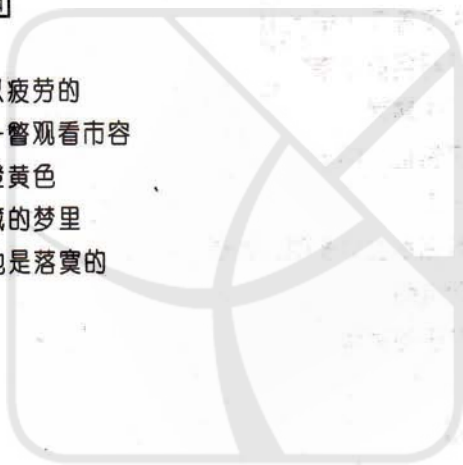
回家用完晚餐接近  
连续集的高潮情节突然  
香烟广告总是云游四海  
观众继续流泪

③

步调开始有些缓慢  
中年的心事随着黄昏  
高楼西侧一颗红太阳  
日子原来可以这样灿烂的

④

落日以疲劳的  
最后一瞥观看市容  
夜景橙黄色  
在隐藏的梦里  
欢呼也是落寞的



# 附录







# 叶明

小评 的诗

## ◎殷乘风

短诗言情，长诗叙事，叶明周游在长短之间，忽而言情，忽而叙事，自成一家之风。

长诗写作不易，一般诗作若超过十五行左右，已成中篇，已不可谓之短诗。当然十五这个数字并非绝对，只是行数超过大约这数字后，必须注意通篇架构，否则易流于松散累赘。短诗迫人谋句，注重一字不可删易的表达力，长诗讲究氛围，行云流水般层层递进，起承转合间，达到情思的巅峰境域。

以端午为题的现代诗作每年都有人写这样的题材，一个不慎便成流俗，何况要写上几十行的篇幅？叶明娓娓写来，仿佛轻松不过，这里已见出他布局呼应的功力。在〈假如你来〉诗中，叶明邀请屈原屈大夫四处闲游，「去看湖滨公园，看国会大厦 / 看中华大会堂 / 看龙族的血脉，怎样分布他的支流」，「去看香格里拉，去 Pertamina，去 Disco，去摇滚乐」，可说是不着边际地遨游，然

而作者另有用心。其实屈原跟这类现代风情并无任何关系，即使像「赛龙舟，裹粽子，诗歌写作」也跟他毫不相干，屈原死了，如果不死，如果能够回来，他难道稀罕这些吗？何况他静静躺在江里，独自承受着江水的冰冷，独自负荷着压在胸间的石头，窒息两千多年？

突然间我们才发觉，作者在端午节的真正伤情，因为像屈原这类操守与执着的人物，对我们也已失去了意义，他只不过像是某某人物，或来自外地的观光客，让我们稍尽地主之谊，演讲、观光、吃喝一顿，宾主「尽欢而散」。这就是端午节的价值了，是吗？

压在屈原身上的石头，也压在诗人的胸口，浸着屈原的江水，也冰冻了诗人的心。

〈店小二的话〉，读来令人十分「窝心」，舒服不过。那里跑来这么个殷勤解意，笑脸如春的小二哥呢？三言两语中暗寓玄机，关照周到之外还另有点醒。你听他说：

「欢迎你的光临／客官，你舟车劳顿／辛苦了。让我为你提行李吧／至于你的心事／是轻是重／你都得自己提了」

可不是吗？小二哥，我再重的行李，你都有法子提，我再轻的心事，也无法交付与你啊！〈店小二的话〉写得

贴切不已，微妙又传神，只可惜最后两段，略微过界。千年后的一瓢水泡茶，稍觉夸张，至于赠送一幅风景的口吻，比较像是「掌柜的话」，毕竟店小二打工仔的身份，岂能侈言「赠送」二字，何况是给素不相识，此来彼往的宾客呢？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注意到叶明喜用对白的形式以展现情思。有些作品的对象比较隐晦，有些则干脆直呼「朋友」。

「进来歇一歇吧，朋友」（室内植物）「啊！朋友，你可还记得」（回乡的方式），「朋友，你站在远处看我」（静寂的声音），皆如是。

此外如〈假如你来〉，是假设与屈原的对话，〈店小二的话〉，是说给客官听的，〈给鹰〉是对苍鹰的剖白，其他不胜枚举。对话作为一种表达方式，予人亲近熟络的效应，无形中拉近诗人与读者的距离。叶明擅用对话，写出不少成功的诗作，一旦张口呼唤「朋友」，很容易因情感的汹涌澎湃，而流入浅显与说教，过份直截了当的呼唤，纵使情真意挚，不但令我们变了声调，连说话的方式也要失去「美感距离」了。

建筑在对话的基础上，叶明更进一步，尝试踏入戏剧的领域。戏剧的要素是人物、对白和行动，你可在诗中已

发现这些要素。为了加强他对戏剧的掌握与探索，叶明从分行的诗，转入散文体的「诗」，从中他捕捉各形各色的戏剧效果，如〈婚姻〉这篇小诗文中，一开始便以中间突破的方式，制造了悬疑的趣味：

「那一个女人，把她的婚姻从十七楼扔下来，在冷冷的地上碎成一个无法补救的局面。」

另一篇小诗文〈贫民窟〉，也像一场短戏剧，一开始便出现：

「一群风景倏地骚动起来。」

这种以人物、行动和对白为元素的作品，出现在散文体中，还说比较容易发挥，然而在分行的形式中，叶明仍然能驾驭自如，出人意表，令人激赏。譬如〈感情股市〉里的夫妻，你可以看见时间、场景的变化，以及人物所采取的行动，以及由这种行动而产生的影响（综合指数跌15点等等）。整部「戏剧」以极为简约的言语，推动着高潮起伏的情节，直到「综合指数大力回弹／几乎达致新婚时的水平」为止，构思巧妙，表现新颖，趣味与韵味互为表里，实是难能可贵的诗作，也只有叶明足以为之（至今所见）。

可以确定的是，叶明具备写现代诗剧的各种条件。关键在于他能否发掘一个适当的故事题材。我深信假以时

日，他一定会自动自发往这个方向寻求突破，更上层楼！  
马华诗坛要在世华诗坛上大放异彩，也正需要像他这样极具潜力的「种子」运动员。最教人遗憾具扼腕长叹的是，  
诗人叶明说：

「轻舟已过 / 我不再是追着远方不放的水声 / 我是即将登岸而去的水纹……」

李白杜甫皆已登岸而去，叶明先生登岸之时，是否太早了些？

附：将军一去，大树飘零，临风涕泣，不知所云。

此致叶明

九五年九月十九日

# 李宗舜

的诗与人

## ◎殷乘风

前天狼星诗社成员，还在坚持写诗的，如今很少，李宗舜是少数之一。李宗舜曾是我的结义兄弟，现在是深交挚友；过往风云色变，希望都已交给了历史。只是从前对文学的一脉虔诚，那份衣带不悔的专注，多少还保存于心。惟有这样才能解释，在这个对诗淡漠的时代，他为什么还在兴致勃勃地出版诗集，举办诗歌发表会。人到中年，时间何等宝贵，何以「虚耗」在不见得讨好，又没有「实际利益」的活动上呢？

十多年前的马华作家，自成一家诗风且成绩不俗的，李宗舜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名字（那时他的笔名叫黄昏星）。他诗中常带一份浪漫哀愁，一种不能自己的落寞感伤，深深感染人心。「不要别离，一别不敢见你」，像这样的诗句，总要人感触沧海桑田变化的实情，以及不敢割舍，不愿分离的深沉忧思和眷恋。

昨日相聚，今日分手

明日陌路相逢



一时之间不知那儿去找话题

只好从最初最快乐的所在

说起

时间匆匆流失，从相聚到分手到相逢。竟然像是昨日今日昨日的事情。友谊中断，别后陌生，全流露在「……一时不知那儿去找话题」这句诗中。想我与诸君分别十多年，如今重逢，那份心境，原来李宗舜在一九七七年便已预见。诗的上乘境界，也许便是这样。「写己如人」，「写人如己」。

写诗以外的李宗舜，是个重情重义的好汉子，打落门牙和血吞的精神，常常在他身上体现。倒是年轻时「旁观拍手笑疏狂」，他那种惊朋骇友式的疏狂情态，已被成熟稳健的形容举止取代。《蕉风椰雨三十年》的晚会上，我见他担任主持，言语得体，场面控制得宜，心里实难以置信。等他下台后，复看见他「大海式」的笑容，和思考时忧郁得要死的「猫样」，又觉得无比的熟悉和亲切。

记得他邀我参加《蕉风》创刊三十周年盛会时，说了一句话：「姚拓先生为马华文学付出了三十年，我们只是付出一天。」就为了他这一句话，我的热血又再滚烫，恍如当年上刀山下油锅在所不辞的日子。该庆幸我们仍保留那份真性情，还是该自嘲自己这种傻里傻气？藉着李宗舜



出诗集这叫「羡慕得要死」的美事，我希望清啸与雁平也能再度提笔，千万不要让他一人独乐，而且乐不可支。我知道娥真也在大马，请接受我们的祝福。

熄灯后，有人离开了热闹  
静静的房中，有人仍在倾谈

# ——〈团聚〉

# 罗厘

## 一首在罗厘上完成的诗

◎叶明

一首在罗厘上完成的诗。和其他的作品摆在一起，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也是一首诗，然而把它扔进时间的长流中，任其漂泊，任其遗忘，有一天我不经意的把它捞起，却将它拧干的时候，才发现到拧出来的，是一阵阵的风声和雨声。

它是一首在风雨中写成的诗！

一九八七年前后，我生命中最寒冷的一个地方，我搞的生意从高峰跌至谷底，意志濒于崩溃的边缘，在消极中，我把自己禁锢起来，企图隔开现实社会咄咄逼人的眼光。这一个时候，一则征稿启事，却为我隐蔽的思想戳开了个缺口：那是《星洲日报》主办的端午节诗歌创作比赛。不知道是不是丰富的奖金吸引了我，还是无意中勾起了我曾经有过的对写作的热忱，在它的怂恿下，我毅然搜集了一些还未消逝的意念，为那一个比赛勾画出一首诗情

画意的心情。

那是一首在罗厘上完成的诗。为了生活，我已经开始了一段驾驶罗厘的生涯。我在奔波中构想诗的情节，在休息时记绿下来，结果这一首诗为我带来了一份惊喜：“原来我还真的懂得写诗！”“我写的东西还可以被人接受！”接下来的几年，我也为了参加了一些其他的诗歌创作比赛而继续创作，就这样的与诗结下了不解的情缘，也算是我人生中一个偶然的际遇；有时候我情不禁的在想，假如人也可以当成一件作品来看待的话：我是一件征文比赛中设计出来的作品。

而这一篇作品是优是劣，则要由时间来断定了；只是从这一个偶然获得的东西，就像我珍惜潦倒时还逗留在我身边的感情一样。与诗的邂逅是一种偶遇，处世态度的转变是劫后的感召。在那一段黯然无光的岁月中，我体验了世态的炎凉，领悟了人间的冷暖；奚落我的眼光已在我的回避中消失，雪中送炭的温情，我却小心翼翼的捡拾起来，不遗漏一点一滴，然后深藏在我心中的一个角落。我不时的把它们翻找出来，在夜深人静的时刻揩抹一番，怕它蒙尘，怕它在我的记忆中失去原有的光泽。

从一九八七年的端午节到一九九四年的端午节，也整整七个年头了。这些日子来，由于诗的关系，我认识了一些文友，虽然各散东西，虽然没有肝胆相照的豪情，但在

电话或鱼雁中互相勉励，互相关怀，也是一份难得情谊；还有为文赞美过我作品的刑文、杨百合，我由衷的感激他们。赞赏是一种鼓励，是一种鞭策；而批评过我的诗的张光达，我心中更有一份说不出的谢意。批评是一种指正，一种牵引，它使我了解到自己的错误，引导我一个正确的方向走，让我的作品在评语中成熟。

在最近的几个文学聚会里，我遇到的文友都会这样的问我：“还在驾罗厘吗？”“啊，不了！朋友，我已经改变了我生活的方式。我已经不在罗厘上写诗了，但我的心思却常常的回到那一个地方去，去捕捉那里的风声和雨声；那毕竟是我走过的一个地方，那里有我踩下深沉的痕迹。真的，一首在罗厘上完成的诗，除了揉进风雨的声音之外，还包含着多少我对人生的顿悟和感受？

人生在世，有多少人能在一条康庄的大道上走完他的一生？既然是一条道路，就会有它的起伏，有它转弯的地方；一如一首被投进生活中的诗，必然会沾上血泪和汗水一样。在我驰骋的那一条道路上，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一个突出平地的山丘，到时候我伫立在山坡上回首眺望，看我摔倒的地方，想我摔倒以后的遭遇，比如说我捡到了诗，捡到了一些真挚的感情；“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倘若当时我趾高气扬的奔驰而过，又怎会发现到它们的存

在？又怎会知道，这世界除了金钱以外，还有一些更值得我们去追求与珍惜的东西？

今日我与诗为伍，在比较舒适的环境中携手同行，假如有一天我狠起心来，也要把这些诗拧出一点声音，你说，那会是一种怎样的声音？



# 德士

## 上完成的两首诗

——不一样的心情 ◎ 李宗舜

一九一八年，我从台北回来，曾经为了理想和抱负走过一段坎坷道路，过后决定不再闻问文坛兴衰，要与缪思绝缘，从此封笔从商，过一些与世无争的日子。

一九八五年，适逢经济不景，生意惨淡，濒临绝望之际，老友叶遍舟提议，不妨尝试驾半天德士，暂时应付燃眉之急，又戏称：“手抓金刚圈，脚踩火轮盘”，好像对这一行业的前景充满信心。

没想到如此这般混过去，一晃就是驾了七年。

八九年中旬，《蕉风》主编许友彬建议替我辟个专辑，那时我想，我已七年不曾动笔，诗潮枯竭，接受这样的挑战，心中确实兴奋不已，但亦很惶恐。在这种冲激及鼓励之下，大部份诗作都在载客生涯车上完成，有时灵机闪现，搁置德士在路旁，有时尔诗兴大发一天半天整个人躲在《蕉风》编辑部写成的诗稿也不计其数。这些岁月是我创作最丰收的时期，那段时日敢情可以用八个字来形



容：“天昏地暗，不舍昼夜”。

九一年八月十七日，我在一天之内完成两首诗，一首在早上写成，一首写于落幕的黄昏。两首诗在不同的场景与心情下定稿，也很有纪念意义。

那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会在人客稀少的时段——九点至十点半，在街边大排档喝茶，同时小憩片刻。途中路经一间神庙，忽闻有人敲钟唱题，遂联想起在几个月前曾和妻子及孩子在三保洞旅行所见所闻，并把当时洞中的人潮出入、拍照、岩壁补画、众人唱题的历历在目情景捕捉入诗，没想到此诗是此的悲观绝望，有诗为证：“那人为梦寻根，没有结果 / 野兽爬上天堂，众生走入地狱 / 佛在金装，念珠落地 / 镶嵌进梦的焦土”。〈梵音〉

到了黄昏，载了三个日本游客到万宜工业区国际牌工厂，停歇之际，看到厂房后面的山峦起伏，一道彩虹展现，心中喜悦，对着大自然歌颂和欣赏，也对人世充满无限希望，遂在短短的三分钟完成〈乡野〉一诗，一时朗朗上口，爱不释手：

轻工业和树一样绿的工厂

烟囱在加班，缓缓的

几只云雀飞过光秃秃的

山腰，向南隐去

一轮红太阳，挂在天边微微笑

# 相知

## 闹市

——后记

◎李宗舜

三年前的一个夜晚，《蕉风》月刊主办了一个三十八周年的回顾展晚会，邀请来自中国和本国的评论家畅谈马华文学的展望，会中学者皆对姚拓先生主持《蕉风》三十八年的坚定立场及在亏损的情况下强撑下去感到敬仰，在文艺的梦土上保留一席纯洁的疆土，以供写作人拓荒开垦。

是夜星空灿烂，晚会上我与诗人叶明初逢，在生活的点滴中开始添增了不少晶莹剔透的朝露。

之后我们成为深交，写作上相互勉励，坚持在文学的艺园中栽花种果。彼此却从不提过往的事迹，好像都想隐藏伤痛的那一段岁月，浴火的凤凰渴求新生，留待诗的语言申诉，在闹市的海角天涯，匆匆见面，又要为生活的节拍加快速度赶路。



交往之中，我们经常相约参加文学讲座其他类似盛会。那时我们一有新作，便急着让对方抢先阅读欣赏，记得我曾多次在他面前提及他的文字架构有时稍嫌松散，措词严苛，但求他能加以改善，日后必成大器，况且近日他在创作上，不论诗、散文、小说，写来皆今人激赏，我想我对他的期望，以及对他的严厉批评，他当会了解背后的深意。

詎料生命无常，七月初他来电告知已患上癌症，等待经过院方证实，我听后宛如雷殛，顿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与他交往三年，从不见他提及身体有任何不妥，每见他来留台联总约我午餐聊天，爬上四楼也不气喘，行路健步如飞，驾车反应灵敏，万万料想不到他已与胃癌交战多时，待到末期，方知不妙。

今年年初我和潘碧华、叶明等在八打灵大人餐厅吃饭，我曾建议将文坛老中青诗人作品成册，为其他诗友了结出版诗集的小小心愿，也为彼等在创作上相互勉励后激发出更丰富的作品，在诗坛上交出自己的成绩，增添多姿多彩的画页。然而这工程并非半年时间可以促成，今叶明忽患恶疾，我和他相知相惜，于是在仓促的筹备下，出版了《风的颜色》诗选合集，作为一个完整的纪念，也了结叶明出版诗集的心愿。

如今叶明再度住院留医，生命危在旦夕，昨夜与数好

友探访，他已迷蒙入睡，众友留下祝福的字句，而我却要他坚强的看到《风的颜色》出版，我说我一定在第一时间送到他手上、他的怀中。当日叶明证实已得癌症时，曾在我面前感叹人生无常，当他逐渐把家庭经济搞好，还清一切债务，却在此时此刻，遗留那么多的憾恨，深夜回家，仰望天象，为何独留我星夜飘零。

叶明这次坎坷身世，没想到在他多年前的诗作早已埋下了伏笔：

而今我必须把一切都遗弃  
因为天涯路上  
仰望是一场风雨  
俯视是一路崎岖  
我总不能带走太多的东西……

25.9.95

附注：因时间过于仓促，幸得江洛辉协助封面及内文设计，庄若多日来通宵排版打字，许美玲的连夜为《风的颜色》封面电脑排版，益新印刷公司李子平将诗集提早印刷，以及各方好友的关怀，在此一一致谢。

要站前面。拍字的时候不... 照相... 生活

# 写照

生活

多... 不要... 照相... 生活



# 手稿

叶明

我是一次被相机拒绝的风景  
只能在最荒凉的暗夜  
向最遥远的一颗星星吐露  
我那明媚的过去

# 午夜听雨

李明珠

午夜听雨  
地窗常拉开  
像拉开一扇滞锁的门扉  
让一些凉意沁入  
轻叩你梦想的河滩

想十年前的雨声  
飘摇在一个淳朴的村落  
透彻的像胶圈，青翠的菜圃  
怎样在凄清的雨后  
含着浪水  
苦撑着整座天空  
苦撑着你的家园

而今夕的雨声  
已跌在百里之外  
你在一座陌生且荒凉的城市  
孤独地燃起一盏灯



举杯独飲

飲一杯成熟的苦澀

呵，成熟，是你輕輕咀嚼著的

一粒在咬破後才知道滋味的果实……

想十年後

想十年後的雨聲

又會構成怎樣的一幅風景

今夕的雨絕非是十年前的雨

而十年後的淅瀝

也絕非是今夜의 延續

生命恆在變奏

世事恆在遷移

昨日的傷感已不可取

今日的酸楚

想必也必需在心灵上創下濘濘的一筆

想明日，經過今夜雨聲的洗禮

應該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

一九八七年投稿被投第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重修

# 墨迹

叶明

寫好一封信想了好久應該還有  
一個字句填寫這些支離破碎的字  
眼好懷他看了酸痛一輩子

錄李宗舜詩遺書

九五年葉明書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

李宗舜友雅展

北五年葉明書





在這悠長的夜裡我們在此相  
遇朋友你必須相信我並非永  
恒我是被天靈拒絕的一顆星  
是只能短暫的在你的眼波中  
流浪

錄拙作「螢火」一詩

一九九五年八月 葉明書



## 1 流浪汉

酒后酩酊的异乡人  
随手丢下的一把瓜子壳  
被风吹成街头的流浪汉  
扰乱了历史、地理  
搞错了时间的位置  
另人已经用过晚餐  
他们却在找寻早餐

——倒不如当成午餐好了  
一个从牙缝中剔出来的  
小小的午寐  
被他们随手丢成  
海角天涯

## 2 乞丐

「如果日子再苍茫一些  
就可以盖掉那些崎岖不平的情节了……」

一个被扔进尾声的故事  
在惘然的暮色中  
坚持以一种无题的方式  
继续着它的传述

又一页被翻过去了  
他抬起头来  
是风走过的声音……

### 3 疯子

一个浪漫画家未完成的人物像  
趁子夜无人的时刻摸黑逃走  
在一群野狗的狂吠中  
才想起了自己的家

可是那张画布已经被他的主人移走  
换上了一个美丽少女的画像  
他一直在怀疑  
那个少女  
就是他缘定三生的妻子

为了解开心中的疑窦  
他毅然让自己的眼神长留在画里……

### 4 贩毒者

人生的哲理深奥如井

懂与不懂  
都得投下几块石头  
听它几声回响

——他老是有这种感觉  
他就是落井下石的那一块石头

## 5 吸毒者

(一盏站得太接近黄昏的灯火  
摆荡在熄灭与燃烧之间……)

在冷冷的光线中  
他看见自己站在云的上端  
以沉默的声音呼喊  
以寂寞的速度浮升  
直到社会的舆论无法触及的高度  
他从从容容地跃了下来  
于是——  
他捕捉到了一次美丽的堕落

## 6 偷渡客（非法移民）

总是感觉到这儿的气候太冷  
于是他在地上画了一枚太阳  
就有一些温暖的阳光  
攀上心头

总是感觉到这里的夜景太过单调  
于是他画了一个月亮  
再加上几颗星星  
就有一些热闹的气氛  
在胸膛间游走

最后他想把自己也画进去  
却茫然于天地的辽阔无边  
不知道要把那小小的身影画在那里……

## 7 妓女

黄昏打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  
她悄悄地摘下了一片彩霞  
涂沫在自己的脸上  
然后大摇大摆的  
走进一个风花雪月的故事里去了

——找不到动人的情节  
她脸上的霞靥渐渐地失去色彩

在她的仰望中  
渐渐地腾升为一朵云  
随即下成了一阵毛毛的雨

## 8 失踪少女

一朵在天空飘荡的云彩  
迷失了方向  
不知道如何回去  
也不想回去  
最后堕落在红尘处  
成了一些人眼中的雨  
一些人眼中的泪……

## 9 情妇

一棵花树  
被培植成美丽的盆栽  
装璜一幢梦的楼阁

这时候她才知道  
原来自己是属于向阳的植物

每天下午  
她就在那儿等待  
等待打从天井上经过的阳光  
悄悄地探下一只手臂  
垂钓她的欲念

## 10 扒手

他沿着一排街灯走

每一盏街灯都为他塑造一个影子  
那是他玩世不恭的身世  
长与短的争执  
浓与淡的疑惑  
而在两盏灯光交会的地方  
所有的成败与枯荣  
都错成了一个八字

——一切的辩白都是徒然的啊！  
他向远方眺望，茫茫视野

要多少灯火才能撑得住垂落的荒芜？  
他搜索着所有的袋子  
试图找出一点可以悬挂成风景的声音

却在素乱的一堆往事中  
捡到了一张字条  
「提防扒手」

## 11 小偷

攀越过黄昏  
他悄悄地潜到夜的深处  
在一幢挂满惊叹号的豪宅里  
翻箱倒箧，尽情搜索  
最后，他终于在一间玩具储藏室中  
找到了一串童年的岁月

## 12 老千

他设计了今晚的夜色  
  
月亮被他化妆过了  
星星被他装扮过了  
要说的话，也被他修饰过了  
这是一个扣人心弦的夜晚  
可是他却发现到  
左边的夜色比右边的沉重一些



为了纠正构思上的错误  
他稍为向右边移了过去  
就这样他突然看清了  
一张属于自己的陌生的脸谱

——谁为他设计了这一张脸谱？

## 后记

我也发现到了  
被我移植在画布里的夜色  
左边的也比右边的沉重一些

——许多声音都倾向一边了  
一些颜色也蠢蠢欲动了  
时间  
也有了逃避本位的意图

为了平衡整幅画的结构  
我把彩墨调浓一些  
在右边最繁华的一个角落  
轻轻地点上了几声叹息……

# 默默看着你

◎ 王秋花

默默看着你  
痛苦中度过  
而你也好坚强  
忍受那人骨的痛  
不吭 不吵也不叫

凌晨的你  
睡得好熟  
不忍叫醒你  
当我再叫你的时候  
你已不再醒了

从此再也听不到你的声音  
只能在回忆中 忆念你  
永别了 明琚  
你好好安息吧！

写于 9 / 10 / 95

# 你走的时候

◎ 悼叶明

你走的时候  
清晨听到落叶  
冷冷风声扫过  
穿透过电话线  
如雷贯耳轰过来

你走的时候  
世界的风雨还在沉睡  
两行泪影深深  
悄悄转叫我承担  
仰望长空的背影  
一辈子不能沉默

稿于 7 / 10 / 95

# 黑色的风

◎ 小曼

悼“罗厘诗人”叶明

日当中天  
一辆巨型罗厘  
突然依山停泊  
诗的高速公路  
一群风景倏地骚动了起来①

引擎已熄  
司机无奈，弃车而去  
无奈是前路的山与水  
无奈是远天的云与雨  
无奈是岁月未拓的疆土  
无奈是生命不及多花多果的树  
无奈是狂笑狂歌狂哭的八方肝胆

司机弃车 登山而去  
一如水纹 登岸而去②

是日

风的颜色③

一割千里 尽墨

(6-10-95午后)

初识诗人叶明，是从花踪文学奖与文艺营开始。此人当时予我的印象是略为黝黑结实，诚恳爽朗。认识多些是因接触了他更多的作品。后来，在其他的一些文学活动场合见面，更觉这位诗人也是汉子一条。

今年七夕之前，我听说他患了病。原想邀他一起参加“七夕——情诗的星空”，以纾解病中闷气，他在电话另一端倒颇硬朗地说：“我不能来参加，明天我就要进医院去动手术，我患了胃癌……”

七夕前夕，叶明动了手术。七夕那晚，诗人傅承得朗诵了一首叶明的作品，相信在场数百人都打从心里为病中的叶明祝福。人群中，叶明的好友李宗舜最为叶明操心。

9月30日，李宗舜与叶明的诗合集《风的颜色》终告出版，我在推介礼上朗叶明于8月15日的病中诗作《轻舟已过》，诗最后两句：

我不再是追着远方不放的水声

我是即将登岸而去的水纹

虽说朗诗时以平和的心，一如水过无痕，但内心深处却如水底暗流，悲痛不已。

今天下午，王祖安来了电话，说叶明早上走了。

文坛壮年，又少了一员！

注：

- ① 叶明诗句
- ② 《轻舟已过》中的水纹意象。
- ③ 《风的颜色》为叶明与李宗舜的诗合集。



# 亲爱的

与诗人

◎ 殷建波

——寄叶明

匆忙中，不曾握手  
玫瑰铺就的海洋  
留住你航行的痕迹  
拥抱你温柔的风  
吹走了你的衣衫空荡  
如帆，飘离了一支  
蘸墨待书的毛笔

匆忙中，也曾犹豫  
来不及开始的，是否不要开始  
迫不及待结束的，是否由它结束？  
错身而过，竟有熟悉的仿佛  
讶然回首，人影如杳  
惟有反覆的寻思  
良久。良深。良苦。

(终究还是错过)

只有在浪花催促中  
翻读你的诗篇  
幽蓝的星宇  
正忙碌地排列你的脸谱  
闪烁的星子莫不舍泪  
无从呵护你人骨的痛楚  
当未来闭上双眼  
夜暗沉沉  
我怎能不悲恸于一支  
昏昏欲灭的烛火  
你已倦极入梦  
却叫我  
别再细数那已成泪的蜡

倦极入梦的你  
莫非早已知晓  
每个梦都一般破碎  
每个梦也一样匆匆  
翻转在水深火热里  
浮沉于悲喜忧欢后  
你在岸边看我  
恒久。恒深。恒苦。

成群的呜咽，飞来的胸口栖息  
尖锐的趾爪，紧紧勾进我的心  
再见，亲爱的写诗人，再见



(岸边的茅草都在摇手)

亲爱的写诗人

真的，是再见吗？

附：叶明先生胃癌动手术后，据闻情况好转，大喜过望，忽然又病传况恶化，生命垂危，诗合集：《风的颜色》匆匆出版，我不知道能给他什么样的祝福。我不知道能有什么样的盼望，给叶明先生。（1995年10月4日）

再附：10月4日晚完成此诗，6日接获叶明先生病逝的消息，最后一线希望也因而破灭。这位令人激赏的写诗人，毕竟跟我们说了再见。马华文坛的损失是难以想象和计量的，我与叶明先生只有短短两次碰面的缘份，仍然为他感到无限的哀悼和追思。

# 今生之约

◇ 周清啸

—— 致叶明

风停，而不息  
夜寒如刀，悄悄围拢过来  
烛光如豆，摇晃中守一点坚持  
守窗外逐渐萧索的  
星空

众叶纷飞，喧哗中  
默默看你转折人生  
你说你是一溪东去流水  
挽留不住两岸风景  
我是堤岸上的垂柳  
要拴住你的背影

难道就此别过么  
策马闯荡的少年  
狂笑纵横的青年  
煮酒舞剑的中年

英雄刚过，咱们今生之约  
就如此，如此不堪黑夜之深  
沉下如重铅的句号？

唉，若你是登岸而去的水纹  
我只能做载满风雨的舟  
守住忧伤的岸，哭泣的河

(写于《风的颜色》推介礼后)



# 悼叶明

诗2首

◎ 方昂

## 火化

他的头颅已经嶙峋成骷髅  
蛆虫开始咀嚼他的诗句  
火迅速地舔净一切枯萎的脂肪  
灰烬里只剩诗的舍利子  
诗比现实坚强  
死亡啊比诗  
更真实

## 风的颜色

我知道他写诗的墨水  
是轻快的蓝色  
汨汨地流动，跳过  
阻拦的卵石，碰撞  
江河的声音

我知道他是  
众荷喧哗中  
唯一的静默  
月华里成形  
一颗提炼水声的露珠

我知道他不曾洗净  
指尖的污垢  
扑扑的风尘  
一行行吃人泥土的诗行  
辗转罗里的油烟味

风为什么有颜色  
为什么他随风而逝  
我不知道……

注：罗里诗人叶明遗作题为《风的颜色》

# 风永在

## 轻舟虽过

◎ 庄松华

——念叶明

握着《风的颜色》，在灯光的照耀下，隐隐感觉到它在闪烁着沉重又无奈的色质，从苍白转为深蓝，从深蓝又化为苍白。那不就是生命的颜色吗？

你不也在《午夜听雨》中说过吗？“生命恒在变奏，世事恒在迁移”。想必，你对生命这场苦涩的游戏，并没有太大的要求。但我深切的了解，你绝对不是那种属于悲观的人，纵然人生再坎坷难行。多少往事痛心疾首，你依然会挺起壮健的胸膛，苦笑几声之后豪迈的说，我们重新来过。“想明日，经过今夜雨声的洗礼，应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写诗的诗人，对生命的爱，有特别的坚持。所以你在历经沧桑之后选择写诗。你的诗，流露着很重的生命的味道。

而今，轻舟已过——

每次我拨通你的手提电话，你的声音总是一贯的豪爽，一贯的壮朗，让我联想到一个重情义的英雄好汉。我们时常光临的宝岛素食，又增添几许哀伤。我们总是一边享

用斋菜，一边谈佛理，一边说文学，一边感叹人生。

因为文学，我们才相识。几年前的马华文学节颁奖礼上，才知道原来你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当初真有相逢恨晚之感，但我们还是成了好朋友。你的字里行间流露了无尽沧桑，你说你对生命没什么大抱负，人生不过如此，名与利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求安定，无风无浪的是幸福，遨游在诗的天空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你还说“因为天涯路上，仰望一场风雨，俯视是一路崎岖，我总不能带走太多的东西……”

前年我们参加花踪文艺营，看着你上台领取花踪新诗奖，感到很高兴。因为你的诗，最具生活味道，我始终这样认为。过后我们又参加了龙应台座谈会、苦苓交流会，那不过是几个月前的事啊！再后来我到同善去探望你，那是我绝对无法接受的事情。你看来还很冷静，只是不停的摇头叹息，你以最无奈的语气控诉人生的际遇，正当你熬过了漫长的悲痛岁月，生活开始稳定，事业开始起步时，老天竟然跟你开了一个这么严重的玩笑。

你对我说你是一个生活很有规律的男人，不赌不嫖，不烟不酒，像你这样一个有家庭观念又有责任感的凡人，怎么会有这种遭遇呢？一定是造物者举错了棋子，要不然为何还有许多罪孽满身的俗人逍遥法外，而让无辜的凡人来顶罪呢？

人类是脆弱的，纵使我们能够操纵命运，但是生命却遥控于造物者手中。

昨天晚上才和妻去探望你，你消瘦了很多。我突然想起你的诗句：“让他们把那肋骨与肋骨之间的鸿沟填平”。

我当然只有一个感受，“痛”。你见到我时第一句话就说“完了，完了。”我听到你声音里透露的绝望。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真的不知道。那种感觉，我无法形容。那种心痛，你会了解，因为我们是知交。

10个小时后的凌晨，你就走了，静静的。大地还来不及苏醒，你就上路了。

今晚，站在你的墓前，望着你的半身照，看着你那熟悉的目光流露着几许无奈，我无声的对你说：“走罢，走罢，不要再牵挂了，安心去罢。”

“离别也是一种爱的方式啊！”你曾经这样说过，这却是最无奈的方式。

轻舟已过，已过——。

然而风的颜色水的声音，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我们永远怀念那登岸而去的水纹。

7-10-1995



# 风吹来

的玩笑

## ◎ 读者

明琚：

花了数小时念佛号、经与咒回向给您后，才动笔为您写这一封无从寄出的信。

我是眼睛含着泪光，跪下，合掌。嘴角飘着微笑，起身，问讯。

胃癌末期的身苦，怎不教关心您的人深感无奈及心痛呢？而今，您终于解脱自在了。秋花说您很安祥，在睡眠中往生，我是应该宽慰的。

此刻，耳边仍隐约响起10月5日晚上10时，您对我说的这番话：“……我以为没有机会听到你的声音了。我现在很弱，说话走路也辛苦……对不起，我无法寄给你《风的颜色》，你向宗舜买一本好吗？我现在什么也不能做……我听不到你的声音……非常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次日清晨，您就走了。

我却不知情，仍照常教书，还向彭老师和杨老师说，您已出院了。自我收到您7月28日那封道别书始，我就每天为您念经。她俩知道后，也自愿发心，前者每晚念一卷《无量寿经》，后者则每日早晨念一千句佛号，她们还发现了本市某个公园有个理想的“人间净土”来替您放生。

明珥，我们只见过两次面，通了四封信，偶然间所建立的友谊也只是近半年的事。然而，我却对您有所感应。

我梦过您两次。

一次是在9月21日，梦到93年时，第一次见到花踪时的您，很壮。次日，您就再度入同善医院。

另一次是10月2日清晨4时，我由梦中惊醒。在梦中，我到同善医院去探望您。您送给我一本《风的颜色》。躺在病床上的您有些异样，我脱口而出：您长肉了。

醒来时，我心一沉，这是不祥的预兆。傍晚，电话拨过去，家里只剩丽婷和丽心两个小孩。丽心还发烧生病了，声音委屈般想哭。接下来两天，您的电话总是接不通，我心慌。直到10月5日晚上，通了。原只想问丽心及您的消息，没想到您已出院返家，且还有机会听到您的“遗言”……

现在，我回想起您忍着痛楚，一口气慎重地说了三声“谢谢你”，我不禁凄然泪盈满眶。

我和您通信的缘起，其情节比小说还要小说，它至今仍让我有不真实的感觉。

半年前的生日早晨，在《文艺春秋》版读到您的〈人生琐记〉，很喜欢诗中的某些章节。我心血来潮，决定让自己过个特别的生日：寄了封生平第一次写的匿名信给您。署名是“期待您将作品结辑成书的读者”。

10天后，我收到一封信：

“如果你的生日是落在4月8日，请容我向你说声谢谢。

如果你对这封短笺感到莫名奇妙，请别介意，丢了它吧。这只是您身边的风偶然吹来的一个玩笑。”

明琚，您知道吗？我当初着实被您这“风吹来的玩笑”感动得不知所措。一位诗人，竟凭着邮戳及两年前花踪文艺营的片段记忆，试探性地向一位毫不重要的读者致谢。

因为您的诚意，我决定揭开这场猜谜游戏的谜底，您是大赢家。我们通起信来了。

您的第3封信，开始让我感觉到压力，您鼓励我创作。我很懒，只喜欢当个逍遥自在的读者，拖了近两个月时间才回函。

第4封信，竟然是您的道别书（割除胃手术前一星期）。您可以想像我当时懊悔、自责、难过的心情。

您那首8月15日写的《轻舟已过》，有哀莫大于心死的绝望。我在好友的帮忙下，翻录了几卷雷久南博士的讲座录音，也寄了些胃癌的中医治疗药方给您。因为不放心，我终于决定在9月10日上吉隆坡探望您。我和弟弟是依据朋友画的地图，花了些时间才找到您的家。

您终于见到我了。

在信中，您说对我好象有印象，又好象没有印象（虽然在花踪文艺营，我们是同组，我还为您简述您所错过的郑愁予诗歌讲座内容）。在电话中，您说怕没有机会见到我（今年花踪文艺营预料在10月底11月初，您怕等不及了）。

我也终于来探望您了。

您比我想象中的情况还好。我教您那一对小宝贝撸的莲花，被您嘲笑象玫瑰多过象莲花。您告诉我《风的颜色》还在校对中，9月底出版后会给我寄上一本，作为纪念。临走前，您要我在您的书橱抽几本书，我只拿了本弦编了联合报文学奖1994卷《飞翔之光》。您嫌我太客气还多塞

了本《槐园梦忆》散文集给我。

这一次探望，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也是最后的一面。我很欣慰，您终于在前一日皈依了（您或许是听了我寄的净空法师之《三皈依》）。我也很心安，秋花是佛友，她很坚强、豁达、乐观。我心中暗赞您有一位好妻子。

明琚，此刻您的甲洞卫星市丧宅正播着24小时的阿弥陀佛圣号。远在昔加末的我也在默默念着佛号回向给您。

请原谅我没有出席您的丧礼。我已联络秋花，她说她会明白。

明琚，

谢谢您，难忘的友谊与鼓励。

谢谢您，度我精进念佛、学佛。

谢谢您，一个远方的朋友。

愿您，

心无挂碍，往生庄严净土极乐国。

阿弥陀佛。

—读者

# 踏花寻踪

觅诗人

◎ 胡金伦

—— 怀念叶明

道别话题仿佛仍在眼前，转眼间诗人挥挥长袖，走了，离开我们，不带走任何绚丽的云彩，只留下丝丝遗憾、昔日的光辉灿烂及人世间的思念之情。

一直很想这叶明写一段文字，原因有二：其一是我认识和有交情的文友群里，他算是“超龄”，中足年长我16岁。其二是他在我的印象里，属于一个“传奇”性人物。为何？因为写诗和驾罗厘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而我却在一次机缘巧合中，无意中认识了雅号“罗厘诗人”的叶明。

和叶明的友情结缘于李宗舜的诗集《诗人的天空》新书推介礼上，那时是1994年8月21日，一个夜风凛凛却洋溢着温暖热情的晚上。叶明的名字并不陌生，经常可从报章的文艺副刊上看见他的诗作，偶尔还有一两篇散文及小说。得奖一事是叶明文学创作道路上锦上添花，为他逐渐平淡的生活增添缤纷的色彩，这包括了连续夺得两届《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新诗甄选奖佳作，一时传为佳话。我从花踪文艺营的通讯录上知道有这么一位诗人住的附近，



却缘慳一面。后来，这位诗人朋友成为我众多友人中另一章情节。我还记得刚见面时，厚着脸皮问他：你现在还在驾罗厘吗？叶明面带微笑的回答我：不，我已经没有驾罗厘了，现在从事运输行业。

叶明曾有一段不如意的过去。他在自己的散文〈一首在罗厘上完成的诗〉里曾写道：

“1987年前后，我生命中最寒冷的一个地方，我搞的生意从高峰跌至谷底，意志濒于崩溃的边缘，在消极中，我把自己禁锢起来，锁在一个自制的囹圄中，企图隔开现实社会咄咄逼人的眼光。”

（刊于1994年6月11日《文艺春秋》，现收入《风的颜色》一书中。）

后来我们多次在路旁喝茶吃夜宵，这些旧记忆变成了交谈之间的话题。生意失败、欠下巨额的债务……往事如细雨飘过视线，悠悠远远，他的语气竟是一般的平和。叶明说，算了，以前失意的日子都过去了，现在一切归于平淡，写写文章，那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生活的巨轮总会无情的辗过人生道路。当叶明走过昏黄暗淡的回忆，看清楚人生的真面目，终于重新投入真正的理想生活。文学让他在未来的日子里找到心灵的归依。但令我真正难忘的却是他严肃的娓娓诉说着无奈的过往，这些伤痛的生活记忆差点使他精神崩溃……1987年参加《星洲日报》的端午节诗歌创作比赛，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点。700元的奖金在当时来说实在是上天的恩赐，解决了三餐的困扰。叶明在熊熊烈火中燃烧自己，结果重生了，化成一只火鸟翱翔在文学的天空。或者有许多人不太能接受他的这一番话，我亲耳听

来却是历历在目，感慨万千。

叶明是一个性格豪爽大方，平易近人，不拘小节的性情中人。我曾告诉他有关自己在文学创作上的不如意事。他极力勉励我继续写作，而且不吝赐教。他自谦不是大学生，读书不多，十分羡慕我有如此的好机会能够多念几年书。我很惭愧的告诉叶明，现在的大学生并不是想象中的完美，最主要是必须自己去自动自发学习，寻找课本以外的人生知识。从他身上，我深深领悟到如何从最缺乏各方有利条件的环境下，叶明仍然能够坚强的意志力，逆流勇前，自学成功（和陈大为最近的通信中，他沿用了这个名词）；我生活在象牙塔里，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却不思振作，实愧于在他面前埋怨时势不造人。

今年7月31日，收到叶明的最后一封信，信里意外提及他得了胃癌，情形很不乐观，由于发现得迟，已无药可救。怎么可能？6月长假的多番聚叙，未曾听他说起这件事。一个好好的人，怎会无端端面临这种痛苦。我大为震惊。随即摇了个电话给王祖安先生，获知叶明的胃癌已经是后期阶段……眼泪，竟不听使唤的涔涔注下，叶明的笔迹缓缓漫漶成糊影：

“……以前我告诉过你要参加什么比赛的，我想都成泡影了，没关系，如果我还有机会活着，到时候陪你去领奖也是蛮有意思的。”

闻鹿后，我的育陶匆匆赶回吉隆坡去探望叶明。施过手术后的叶明安静的躺在病榻上沉睡，可是人却消瘦了。

8月杪，我和育陶再次探望叶明。他憔悴的神情不复昔日光彩，我不禁感到一片戚然。过后，叶明拿了他写的

最后一首诗《轻舟已过》给我们看。是吗？叶明即将登岸而去寻找前人的足迹？我们呢？是否还站在岸边捕捉一缕白色的身影……他还有许多未了的心愿，但却无可选择的提早结束梦想，遗下黯然神伤的妻子和两个尚待哺育的女儿。岁月流影，幽幽微光中我看见诗人的背影渐渐消失在众人的目光里，登上彼岸远去……

同样是留台联总，1995年9月30日的晚上，我坐在厅堂里，听众人朗诵叶明和李宗舜的诗，心里想起躺在医院里的叶明，是否此刻听见远处有一群朋友正默默为他祈祷祝福？下午我去看过叶明了，可是却心酸悲恸的离开医院。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但始终被迫接受惨酷的事实。叶明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竟被病魔侵蚀得剩下枯瘦的身子……

叶明，如果你回首来时路尽是一片肃瑟，归去，不必担心是风雨或是晴。如果有缘，尽管落花无可奈何要渐去，我相信燕子归来将是相识的开始。



# 蛹

## 的横切面

◎ 陈大为

1990：浅浅的印象

1990年以前的叶明写的大多属短诗，只能让笔者留下浅浅印象的短诗。第一届《花踪》文学奖的得奖作〈新诗五首〉是笔者认真阅读叶明的一个开端。95年5月，笔者在编选《马华当代诗选（1990 - 1994）》的时候，叶明已是不容遗漏的对象。

笔者拟就〈新诗五首〉以降，五年来叶明所发表的数首较具研读价值的作品，从中分析出叶明在语言技巧的演进，以及创作理念的形。

1991年：直线的叙述

荣获首届《花踪》文学奖佳作的〈新诗五首〉——〈盆栽与我〉、〈店小二的话〉、〈减肥计划〉、〈故乡〉、〈室内植物〉——是五首彼此间没有任何内在联系的诗作；这五首诗可以界定为叶明的「前期诗风」。且以篇幅最长（69行）的《室内植物》的第一节为例：「雨还在下着 / 透过玻璃，我瞥见你焦虑的眼神 / 朋友，你在眺望

一些什么呢？/ 或者在搜索一些什么？/ 竟然把自己的身影 / 交给了凛冽的风雨」这完全是散文的陈述语言，句与句之间没有足够的想像空间；以下的 63 行也相当于此。作者透过一株室内植物的视角，用无奈且认命的语气，向作为聆听对象的「朋友」诉说身世与感受，企图用舒缓的倾诉语言营造出孤寂的氛围；但过慢的节奏和过于疏散的讯息密度，致使作者的预设目标无法圆满达成。

在《减肥计划》中，作者透过印度、非洲的饥民来讥讽「你」的减肥计划：「希望你把那些你所诅咒的累赘 / 丢给他们 / 让他们把肋骨与肋骨之间的鸿沟 / 填平」，作者用「丢」的动作，引爆了脂肪在富贫两者之间所蕴含的价值冲突！这四行抽象与具象的平衡演出，虽然只是惊鸿一瞥，但其中透露出来的意象经营策略，却是叶明未来诗风发展的新方向。

这时期的叶明已建立一个十分牢固的创作宗旨：「言之有物」；此外这五首诗也呈现叶明创作的思维方式：没有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跳接和意象；这种直线的叙述方式虽然易于解读，但也表示它无法开拓读者的想像空间。相较于当代马华诗坛的作品，1991 年的叶明的诗风没有特殊性。

#### 1992：意象的平衡与节制

1992 年 10 月 31 日发表在《文艺春秋》的《穷人的诗》，是研读叶明诗观的一个关键，这首诗提供了一个重大讯息：创作观的探索过程与完成。首先，它明确地记录

了叶明的学识困境——「我开始搜索材料、才发现到情况的拮据 / 掏来掏去，袋子中 / 只有那么几个零丁的字眼」，于是他在「城市灿烂的灯火」和「黯淡的贫民窟」之间思索自己的方向。在意象炫目、词汇缤纷得令人瞠目、且偏重于形式技巧的诗类，与简朴平淡、没有惊人之笔，一味讲求文以载道 / 明道的诗类之间，叶明选择了中庸的途径：「没有百般曲折的迴廊 / 没有迷宫一样的殿堂」，同时他也考虑到一般新诗读者的解读困境：「——为了找寻一个出口 / 让人绞尽脑汁 / 想断肝肠」；最后，他决定走一条平实的路——在繁华意象与简朴叙述之间保持平衡。这个平衡意识对日后诗风的发展起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

就语言方面的表现而言，则相当生硬。第一节用了五行来铺述他如何设计一首诗的结构；这种低密度、慢拍子的诗歌语言，在后续四年间也仅有些微的加速度；这个缺失就有赖意象的经营，方能将之转变成一种舒缓的音阶。《穷人的诗》不算佳作，但它是一个重要的创作档案。

两个月后（12月），叶明写出在1993年底荣获第二届「花踪」佳作的长篇组诗：《静寂的声音》。由于文学奖委员会的牛步作业，这首诗迟至1994年1月才刊出（92年12月底截止，93年11月初揭晓），但就创作历程的分析精准度而言，笔者将之回归到92年12月。（这首诗亦收入笔者主编的《马华当代诗选（1990—1994）》，页35—44）。

《静寂的声音》有两重寓意：（1）现象——存在于这个世界，但并不显著的、很容易被忙碌的生活所淹没的事

件或现象；(2) 无奈的内心感觉——面对不满的外在现象，却没有能力去改变它，只能无奈地接受。

《静》诗的叙述结构是环状的：(1) 在家里吃早餐、阅读早报（从阅报延伸出第一个命题：战争）——(2) 上班「途经市郊」（由视觉摄入绿色环保的问题）——(3) 抵达「城市的边缘」（环保命题深化，具体成文明对大自然的侵蚀）——(4) 进入都市的核心：工作（透过工作记录都市人的各种生态）——(5) 回到家中书房与写作的现场（重新思考前四个命题乃至对现实的书写意义）。这个叙述的循环强烈暗示了现象的恶性循环，而叶明能做的只是：「记生活中一些无奈的感觉；埋藏心中的这股「静寂的声音」，默默控诉着眼前诸多不受世人重视的「静寂的声音」。

虽然战争命题与其余四个命题之间，并没有明显交集，但作者以「记生活中一些无奈的感觉」这个随笔性的大前提，把其中的缝隙消解掉；而诗中主体在连续时间里的连续性空间活动，则将「五」个命题统摄成「一」天的视觉讯息；再深一层；第五命题对前四个命题在写作意义上的价值反省，也是一种包容。这个三层次的结构设计，让《静》诗的讯息连锁得更严谨。

《静》诗另一项成功因素是：意象的节制；五个章节都各有一个身负论述重任的「主意象」，简洁有效地完成作者预设的使命。

在第一章，作者营造了一个安详闲适的早餐景场，而作为主意象的一份「忐忑不安地躺在餐桌上的早报」，将新闻里的战火传递到（烫到）叙述主体的手上；分居早报



内外两端的安静与动乱，在阅读里冲突起来，而主体更「沿着新闻的内容／我走进了那一个战火的国度」；在一幕幕立体的、时而抽象时而具象的战地景象的游历之后，从「却听到了报纸滑落地面的声音」回到现实空间。作为新闻媒体的主意象「早报」，同时成为冥想的媒体。透过这种魔幻电影式的情节设计，叶明在写实手法上突破了自己。

第二章则塑造了「一片等待绿色来认领的旷野」，「静静地坐在那里」思考所遭遇的浩劫，然后把千疮百孔的画面「丢回给我」。把环保问题显微出来；接首做一个假设：「有人携带最先进的相机来到这里」。「有人把一首歌带到这里」，结果冲洗出「一篇悲剧的特写」，而「歌也无所适从急着回去」！作者在「旷野」主意象里夹议夹述，一切都聚焦在绿色命题上，没有歧出，再度表现了作者对意象运用与塑造方面的节制。

第三章也一样：以整个被都市文明侵蚀的「大自然」为主意象，同时它更是一个与叙述者对话的生命体；但由于主意象的自述性高，不免有失衡现象，有时流于口号：「而我们始终坚守著一个原则／宽容、忍让、和平共存。并且以落叶／一片一片的，一层一层的，见证我们的心意」；有时没有经过转化就把心灵的讯息直接投射：「我们恒常没有怨言，没有识恨……」；而且「心中有一首歌」的「歌」又没有发挥的功能，这一章的表现的失常，是前一种语言风格的遗传。主意象的选择不当，更致命的是它成为唯一的发声主体，如此大篇幅的独白不是当时的叶明所能掌握的；独白与对话都很依赖语言本身的魅力，

这是他最脆弱的一环。很明显的：当叶明失去意象的支持，整个章节便从新起的艺术高度滑落。尽管如此，他仍然在意象运用上保持了节制。

至于第四章，则足以成为马华都市诗的一个典范。尤其第一节散文诗部份，更是不容错失的佳作。跟台湾散文大家苏绍连一样，作者使用完全散文化的语言来经营魔幻的画面：「我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在它的四周画上一个框子，那名字忽然向我喊道：“让我出去让我出去……”我不睬它再加上一个框子，它不喊了，于是我把那些喊不出的声音收集起来，酿制成颜料，然后开始为它画像……」（全引）都市是一个巨大的囚笼，工作空间、娱乐空间、甚至休息空间也是一个个递层相困的囚笼；作者将之形象化成一重又一重的框子，本身却分裂为二：一个是极度苦闷而企图出走的心灵，不断喊着：「让我出去」；另一个是必须为生活而自制压抑的理智，逼于现实生活，非但不能理睬心理的超脱欲望，并且还得「再加上一个框子」，不让它宣泄。最后更把压抑的心声酿制成憧憬的色彩，理想的原料，回过头来悼念它（心理），替它画下遗像。不平凡的魔幻画面在平凡的散文叙述里崩出强大的戏剧力量，非常深入地刻划了这种矛盾却又普遍存在的心理状况。这个诗节充份暗示了叶明在散文诗方面的潜能。

第四章本身拥有一个时间轴，分别以 8：30am、10：30am、12：45pm、5：30pm、10：45pm 等五个时间座标，记录了上班族的心理状态。以 12：45pm 为例：午餐过后大伙的意识开始模糊，睡意丛生，在这里「名字」成

了「意识」的隐喻，所有进入梦游的名字「慌慌张张地打从我身畔走过 / 正在寻找着她们的主人」，而且「我的名字也不在我的身边 / 直到有人——喊——我—— / 她才飞快地 / 向我奔来」！人格化的名字在惊醒的安排下，更具戏剧效果；短短七行的午餐过后，本身即是一首优秀的短诗。整个第四章在意象塑造与运用方面都相当突出且干净俐落，这也是叶明在诗歌技巧上的一个高峰。

第五章，叙述者回写作的现场，演出一出作者与题材（声音）之间的对手戏，并透露了作者对反映现实的一番省思。对现实的不满往往会转变成一种用作品反映现实的责任，叶明之前的作品都有这股写作意图。在此，他没直接用比喻或直叙来传达这个意念，而把它设计成一幅由声音（题材）哀求作者将之写成诗的诡意画面，但这个世界却是「是非黑白白昼夜晚 / 有时是分不清界线的」，「它却体会不到我的心意 / 一直缠绕在我身边，苦苦哀求」，（「它」在此有两重指涉：题材，以及马华诗坛的传统写作意识。）然「作者」却用深沉的无奈道出：「我写得完吗？」无止境的问题并非诗篇所能负荷的，况且：「如此懵懵的一个世界 / 老是一错再错的」，文学作品的醒世功能受到强烈的质疑，甚至否定，载道或明道也只是文人一厢情愿的使命，只是一种徒然，这个章节对了解叶明的创作理念的发展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叶明虽然看穿了文学的「功能」，但「言之有物」的理念始终不变。

《静》诗是叶明在架构能力与意象运用两方面的一次大跃进，单就这两点而言，非但胜过首奖作品，也把许多马华名诗人远远抛在后头。短诗是灵感的捕捉，在短小的

篇幅里，作者必须处理的讯息数量、必须控制的意象密度与精确度，以及整个叙事架构的铺展，都远不如长诗来得具有考验性；长诗是一种全方位的创作考验，《静寂的声音》就是一首成功的长诗，更是当代马华诗坛不可多得的佳作。

### 93 / 94：多元的开拓

这两年内，叶明所发表的作品当中，以《隐题诗（一题二式）》（文艺春秋，94-5-17）和散文诗《洗鞋记》（文艺春秋，94-6-21）最具讨论价值；如果加上那一首回文诗《错误》（文艺春秋，94-4-12），则可以看出叶明在完成《静寂的声音》之后，企图透过不同的形式来磨练技巧和语言。4月发表的《错误》不是成功的作品，在回文的形式设定之下，叶明无法建构一个完整的意境和连贯的讯息，整首诗非但失去焦点，而且诗风又回到91年的原貌。

5月发表的《隐题诗》是相当成功的作品。隐题诗的负面意义是「造句」，正面功能是强迫式的「想像力练习」；可是一般隐题诗大都停留在硬硬生生造句的层次，没有意义。叶明非但把它写成「一题二式」以增加创作难度，更扣紧「题目」的中年心境来发展；式一与式二的构句构境都十分自然，不著造句的斧痕，非常难得。但就各方面的成绩都没有超越《静寂的声音》。

5、6月间，叶明发表了六首散文诗，其中最令激赏的是《洗鞋记》。「一双鞋子嗷嗷待哺地看着我」，诗的



开始已预告了诡奇的后续发展。鞋子被塑造成一个与主体对话的角色（主意象），同时也成为生命历程的代码；作者用散文式的陈述语言，舒缓且平静地洗鞋，而身为诗中要角的鞋子，其相应动作刻画得十分细腻：「那一双鞋子怕我心酸，正赶快的把那些景象一个一个的摔破」、「再用刷子拼命的刷，它们就拼命的吐」。三次刷洗（对生命的反省与展望）过程中所产生的「灰色的昨天」、「没有颜色的今天」、「透明的泡沫（明天）」里，「都伸延着一条看不见尽头的路」，整个生命都是茫然且灰黯的。其实这双鞋子才是真正的我，而前六段里的我只是一具不断在运作（洗鞋）的机器，「我」的内在生命记忆与际遇已完全抽离，并注入鞋子的角色当中；最后两段的「我」才渐渐复位。整首诗都在同一个镜头（画面）里，平静地处理着暗涌的思绪，非常诗化的画面处理弥补了语言的散文化，再经过主客易位的转换，洗鞋过程提升到另一个层次；这首散文诗的艺术价值也在此。这是近五年来，马华最优秀的散文诗。

1995：破茧的期待

上半年，叶明一共发表了四首不同类型的作品。《情事五帖》（文艺春秋，2月28日）、《城市速写》（文艺春秋，5月27日）、《大选前夕》（文艺春秋，5月9日）以及续篇《大选过后》（南洋文艺，5月23日）。这四首诗显然是在执行叶明在题材上的开拓工作，并透过不同题材的创作来改进语言，但整体而言并不理想，它们不约而同

的出现语言诗质的淡化现象，譬如：「先把时间推上去 / 再把心情推上去」（《城市速写》）、「小说，散文，诗 / 选谁？」（《大选前夕》）、「要说的已经说过了 / 要喊的已经喊过了 / 要甜的要酸的 / 也甜过也酸过了」（《大选过后》）、「灿烂的阳光中 / 我何忍告诉你」（《情事一帖》）；几首诗的问题出在：口语增加，意象减少；叶明大胆迎击自己的弱点，虽然成绩不理想，但这是一种必须。用口语入诗是一件极高难度的技术，整首诗的成败全系于语言的魅力，当今马华诗坛在这方面经营得比较成功的，也只有邱玮钧等二三人而已。

叶明的诗在架构能力上已达到一个高度，创作意念已大致定型，意象运用这方面也有显著的成长，但其语言略嫌散文化、缺乏节奏感、也不够精炼。从目前叶明已发表的作品而言，仍处于一种向更高的艺术层次晋升的闭关修炼阶段，仿佛蜕变中的巨茧。笔者所期待的是叶明参加第三届花踪文学奖的长诗，能在上述所论及的各种写作技巧的开拓基础上，有突破性的表现。

# 不隐遁的水纹

◎ 何乃健

——悼早逝的诗人叶明——

有一位哲人说过，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最主要的因素，是人类具有深入思考的能力。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阐明了人类与禽兽最大的区别，是人不断的对生命进行探索与沉思。因为懂得思考，人类仰望星辰俯瞰大地时，兴起了对广袤无垠的宇宙拓展的愿望；也因为懂得思考，人类对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心灵世界，充满了幽思与遐想。在思考的过程中，人类深切的体悟到生命的脆弱与短暂，而死亡永恒是生的必然。这种对「存在」，感到无奈的意识，形成了文学领域中抒情的泉源。中国古典文学中，处处可见诗人面对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地流转的时光，而激扬于内心深处起的喟叹。曹操吟咏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千年之后，依然令人低回不已。西洋文学里对人生忽如寄的思考，也是诗歌创作中重要的主题。美国诗人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写过一首诗，题目是「梦境中的梦境」，将人生形容为充满幻象与虚妄的一场空梦。德国的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在他的诗作「祝福的期

盼」中认为，幽暗的凡尘中，一切生灵皆于生死之间无止境地形变。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在「明日、明日、又明日」一诗中，坦率的揭示生命的荒谬：「人生只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笨拙的表演者，在舞台上愚昧地装腔作势，轻浮急躁地挥霍光阴之后，就完全沉寂无声。这个白痴喃喃自语的故事，充满了喧闹和狂暴，毫无意义可言！」

英年早逝的诗人叶明，也和许多中、外诗人一样，常常在作品中流露出「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无奈。叶明收录于「风的颜色」这本书中的诗作，明显地展现他预感理想与抱负即将幻灭而萌茁的怜悯与忧伤。其中以「轻舟已过」这首病中感怀的短诗，最富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这首诗深深感动读者，引起强烈的共鸣，主要原因，是叶明在死亡的阴影中抒怀时，完全避免了浮光掠影的嗟叹，以及一览无余的呻吟。他通过饱满动人的意象，运用灵巧的象征手法，具体地将外在世界的观察与内在世界的探索互相交织，融情於景，渲染意境。这首诗里意象和所象征的思想贴切和谐一致，密不可分。叶明这首诗，一开始就突显死亡庞然如暗夜的身影：

夜荒芜得连一声叹息也没有

我是孤绝里唯一流动的水声

临着荒芜与深邃如墓穴的黑夜，诗人正襟危坐，与死亡作近距离的相对逼视。阴郁的空气沉闷得扬不起一丝微风，世界冷漠如水，不愿意为病危的诗人吐露一声叹息，一声最轻微的怜悯。夜空中不断眨眼的寒星，像死神阴险的眼瞳，虎视眈眈地窥望着一个虚弱的生命在病中垂危挣



扎。叶明知道：「流过成败，流过枯荣」，流过生命中的低潮期，并且在低洼之处形成「野外宁静的湖泊」那条莽莽江河，经过疾病百般折腾，已疲倦成一泓萎缩的瘦溪；而「昨日的镜花水月，明日的海市蜃楼」，也很快的在逐渐干涸的河面上变得轮廓模糊。正当生命渐趋寂灭的那一刻，诗人追求永恒的夙愿仍然在心中炽燃。他衷心的期盼多年来心血的结晶，在他告别这个悲苦人间之后，能够连同记忆「交由岁月去收藏」。而今，叶明的躯体虽然已经回归尘土和大气，只要我们怀着挚诚的心细读他病危时创作的诗篇，我们肯定聆听到他的脉搏隐约在跳动；我们也能够依稀辨认，「孤绝里唯一流动的水声」，隐约地潺缓。轻舟过后，叶明虽然已无法成为「追着远方不放的水声」，无法再以夸父追日的步履，追逐生命中的理想和憧憬，不过，我深信叶明登上了觉岸之后，他诗中优美的意境，将永远在爱护他的朋友心中，荡漾着不息的涟漪。

或许失意与挫折在心中留下太多深刻的创痕，叶明的诗中往往不期然的闪现对青春转瞬即逝的哀伤，以及感悟生命的虚妄与无常而弥漫于胸臆间的惆怅。「洗鞋记」这篇散文诗里，处处展示生命的无奈：

「于是我将它们浸湿，然后擦上肥皂，再用刷子拼命的刷，它们就拼命的吐，吐出了一大堆灰色的昨日。」

「生命太过短促，岁月太过匆匆，原以为已经抓住了一些什么，但摊开手掌，却是一把仆仆的风尘。」

叶明对时间的意识非常敏感。「人生琐记」这首诗里，这种感受尤其强烈：

站在千百年外的距离回望这一生

所有的悲欢离合  
也不过是一场波涛  
也不过是一场浪花

在「萤火虫」这首只有七行的小诗里，叶明看透造化如何弄人：趁他跋涉了漫漫的崎岖长路之后，竟陷他于狂烈的沙漠风暴中。虽然绿洲已近，却无法继续前行。叶明内心的失落感，凝结成两行泪，凝结成短短的两行诗：

我是一颗被天空拒绝的星星  
只能短暂的在你的眼眸中流浪

「迁」这首诗，结尾的两句对话，鲜明与形象地概括了叶明的人生观，以及对生命的诠释：

「人生是什么？」

「人生，莫非就是哽在怀念与憧憬之间的这一截欲语还休的岁月啊！」

生命无法逃脱必然幻灭的宿命，就像雨点无法逃脱地心吸力的牵引。裴多菲说过：「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然而与其在绝望中惶惶不可终日，坐以待毙，不如怀着希望，勇敢的活在当下。我深信叶明生前洞悉这个人生的真理，因此，在他的部份诗作里，仍然可以寻获积极进取的心声。「回乡的方式」里有两行诗，意蕴悠远：

曾经云过、雨过  
我是一滴被注定掉落海洋的水珠

当水珠回归大海，当小我回归大我，那蕞尔的小我会不会从此失去原有的形体而永远消逝无踪呢？在「给海」这首诗里，叶明作出明确的回答：

我知道你有着恢宏的容量

每一滴涌向你的河水  
你都愿意为它酿制成浪花  
每一句漂向你的心声  
你都愿意为它呼啸成风浪

叶明洞晓淙琤的溪流必须奋勇挣脱小我无明的执着，追随滚滚江河，投奔浩瀚的大我，才能真正体悟生命的波澜壮阔。叶明的一些诗作，确实真挚无伪的将他「瘦小的身影 / 贴住大地的胸膛」。因此，我肯定他「身后的脚步」将会「成了山 / 成了水 / 成了远远远远的 / 一片茫茫」，成了浩瀚的天地中永恒的一部份。（引自「大地情怀」。）

叶明的诗作中，直面人生，反映社会真实状况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多，然而每次他挥笔针砭时弊，都能以精确、简练、生动、形象、诗意的语言，提升诗作的艺术感染力。「日历」这首诗的首段，情词传神，对哀鸿遍野的人间炼狱，流露出广阔无涯的同情：

这些年来  
被我撕下的日历  
每一页都有它的伤痛  
有些被天安门的光火灼伤了  
有些被波斯湾的战火烧焦了  
有些被苏联解体了  
有些被巴勒斯坦人的血染红了

在「静寂的声音」这首诗中第三个部份，叶明藉着绿色的山林被夷为平地，来象徵民族权益不断受到侵蚀的屈辱、无奈与悲哀：

生活在文明的时代中  
我们却没有与文明谈判的条件  
当它一寸一寸地朝我们逼来  
我们惟有往后退缩，退缩……  
直到我们的自尊矮了下去

古人论诗，认为「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妙，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叶明深悟含蓄可以强化诗的张力，因此尽力避免空洞与概念化的口号。他含蓄地以一个传神的「矮」字，形象地烘托出江河日下的民族尊严，极堪玩味。

有人说人死如灯灭，叶明的体温已冷却，但是每次阅读他的诗作，字里行间仿佛有许多灯火熠闪，有的还令人感到温暖。美国的惠特曼（Walt Whitman）观察了小草的幼芽在乾枯的茎上萌长而豁然开悟：生命其实永无终结，死亡即使出现，也是为了引导生命不断向前开拓，而不是在路的尽头把生机扼杀。在惠特曼眼中，生机一出现，死亡就失去踪影。叶明其实没有死，他活在他的诗里。在「风的颜色」中，叶明是不隐遁的水纹！



# 叙事

## 抒情与 的交会

◎ 张光达

### ——读李宗舜的诗路历程和文体流变

社会文本和诗歌主题/题材揉杂交缠，往往被看作是诗人走进社会基层，控诉现实环境的最佳典范。于是，〈诗人的天空〉(1, P. 7) 被视为李宗舜要做一个跟生活有密切关连的诗人，〈谁来伴我〉(1, P. 21) 和〈有女同车〉(1, P. 7) 被化约为笼统模糊的“写实诗”，“讽刺诗”，〈赌〉(1, P. 18) 和〈茨厂街的背影〉(1, P. 14) 成为生活的赤裸裸描写，李宗舜以自身的现实生活来揭露社会的黑暗面。甚至更远的黄昏星时期《两岸灯火》的诗被划上躲在象牙塔跟生活脱节的意识形态……各种各类对于诗人现象表面的评断。综观这些评语和观点，无非是我们的评论家站在“主题学”的至高立场发言，勤奋地在诗人现实生活与作品题材中寻求出一个共同点，一个预设的意识形态标签，以方便他们采取一种容易直写的批评策略，一方面将诗人摆上华丽溢美的舞台(或者可能是断头台?)，一方面也将自己推销至批评界的主流圈子。

这样的论调在马华文学俯拾即是：采用简易透明的写实模拟论和诗人作家社会生活(背景)的条件，互相映证的

真实成份，最后总结不忘作刻板的歌功颂德，读其诗如读其人，诗人的生活就是诗。在如此的文学认知下，诗（文学）成为特定意识形态下的产物，文学史论为政治史/社会/历史的附庸地位。今天我们读诗，太多的刻板印象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左右了我们欣赏一首诗的水准特色，影响了我们评价一首诗的成绩优劣。我们必须注意和警觉，读一首诗的态度认知，一切必须落实到诗的文本，检视诗句与句，行与行之间的细节分布，其中所暴露和隐藏的语言精神面貌。诗（文学）的任务不在交代历史的真相以及政治的立场。

李宗舜的诗文体上的经营，从《诗人的天空》专辑到近期的《风的颜色》诗集，其中所涵盖的精神本质，不只是现实主义论者的关怀现实控诉社会那般表面，也不是高喊写实本土的透明无味叙事语言所能相比。基本上李宗舜在《风的颜色》中的诗比较倾向经验和观察的层面，〈雾害〉（2, P. 144-145），〈倦鸟〉（2, P. 148-49），〈红树林〉（2, P. 150-151），〈手术台上〉（2, P. 157），〈总觉得〉（2, P. 172-173），〈鸭子说话〉（2, P. 185-186），〈抽奖时间〉（2, P. 187），〈宴席〉（2, P. 188-189），〈长夜笙歌〉（2, P. 194-195），都是比较明显的例子。经验和观察，是李宗舜写这些诗的源起，同时也渗入他的想像视野，紧密的配合诗语言和意象的铺陈。比如〈鸭子说话〉诗中他想像鸭子喜欢蜜糖，把鸭子拟人化，人类对于爱情的态度很巧妙的转移到鸭子的身上，又不会令读者感到突兀不自然。这首诗前四段实写，写鸭子的外形动态，采取轻佻稚爱的口气，颇贴切的表现出鸭子的指涉世界，鸭子一举一动的喜悦气

氛溢于言表。“鸭子一双脚/会押韵/那闪动波影/发亮，轻轻带着微笑”，“和哑巴一样/鸭子的舌尖/甚少转动/惯用跷起/无视天高地厚的长尾巴/代替人们无聊的辩解”，这些写实的叙事观点由具体的鸭子动态展开，配合特殊的观察角度兴起一些联想，由此决定了叙事的描述方式。这种叙述观点（写实？）的准确掌握，刚好为那些开口闭口给李宗舜套上“写实诗”的评者当头棒喝。最后一段设想之妙，已经翻写咏物诗所常犯上的因袭重复弊病，可谓脱颖而出：“做梦也要云游/生存了无空间/变色土地/无喜，无乐/也无从忧愁起来/张牙舞爪的天空”。诗中以鸭子微弱的力量对比“变色土地”和“张牙舞爪的天空”，以小见大，以眼前的一点摹写整个局势，更愈发显示鸭子的渺小孤单，外在现实世界的庞大汹涌，随时淹没掉善良自足的一群。这个跨越时空的呈现手法，正是诗人灵巧的构思想像，化实为虚的示现技巧，让诗结束时意境由近推远，视野遽然阔大，造成读者内心的震撼，诗的张力因此而生。这已不是一句“写实语言”的偏狭浅陋所能含盖道尽。

我们知道，李宗舜在七十年代就已经写诗出名，那个时候正是马华现代主义开始抬头的阶段，他与友人周清啸出版一本诗合集《两岸灯火》，还有数首诗收录进温任平主编的《大马诗选》中。当时的李宗舜叫黄昏星，一个唯美飘逸的名字，他的诗也如他的名字，但可贵的是这些抒情诗没有流泻于“伤他闷透”（Sentimental），相反的在唯美的抒情语言中透露一股纤细敏锐的关怀讯息，比如这一段：

日落后，黑暮开始合拢起来  
高峰上的小圆亭已挑起了灯

古松在风中沙沙作响  
庭院深深凄切着深深的庭院  
风像一把萧索的笛  
把夜化成雾，化成了云  
明灭的烛光中正现出两个人  
在小亭圆桌上  
下着棋  
他们移动着棋子  
不断的一攻一守  
在这个冷冷的下半夜  
〈山水〉（3，P. 5-8）

感情拿捏真挚诚意，令人读后深受感动，诗是感动的结晶品，诚然，诗人因为感动而写诗，而读者在读诗的过程中感动，读黄昏星时期的诗多有这番体认。

从黄昏星到李宗舜，从七十年代初期到八十年代后期，时间方面跨越了整整二十，空间方面则从台北转移到吉隆坡闹市街头。以个人经验来说，这个变化不可谓不大，我们从他的诗中看到一个明显的改变，黄昏星的抒情感性成份减少，强烈明朗的叙事性在李宗舜的语言世界中成为替代少年时期的抒情文字。尤其是他刚开始“复出”的八十年代末期，〈有女同车〉，〈家〉（1，P. 16），〈赌〉等诗的叙事成份没有作出适当的剪裁，很多诗流于平铺直叙和散文化的索然无味。陈慧桦当年已经看出这一点，并且建议李宗舜在叙述过程中夹杂一些抒情，把语调和声音都多样化。我观察李宗舜近年来的诗作，有意在抒情和叙事两者间融合协调，做到陈慧桦所说“写实兼写意”的语言境界。



前引〈鸭子说话〉是一个规模较小的例子，其它如〈沉落〉（2，P. 146—147），〈生机〉（2，P. 153—156），〈夜，已经很深了〉（2，P. 174—176），〈龙虾的传说〉（2，P. 190—193）等诗都是这方面成功的尝试。

〈生机〉一诗透过七个镜头的片段演出，交代出这个世界与自然界中的生命现象其中引发出李宗舜的关怀层面和敏锐情思。李宗舜投注最大心力的是诗的语言，关于语言的抒情性和叙事的问题，也就是企图建立语言与现实的新联系。比如第一节写羽毛飘落的观察体认：

羽毛轻轻飘落  
污泥的深潭  
一望无际的尘沙  
在茫茫然的天地翻滚

而羽毛依然自在  
轻轻飘落

这几句诗的轻描淡写，不故作惊人语，也没有夸张的动作表情，看似只有叙事而无抒情成份，轻率的读者可能会指这首诗直接模拟现实，贸然给它套上“写实诗”，结果徒然掉入形式主义的陷阱。这首诗所指涉的层面绝不狭隘，尤其李宗舜“有意”模拟现实表相的技巧手法，如他重复两次“羽毛轻轻飘落”一前一后，一开始一结束，句中的“依然自在”用得极好，令人联想到无处不在无始无终的自然现象，打从开始到结束它都在那儿，从来没有离去也没有消失，而这份盎然洋溢的生机正是道家思想中的旨趣。“污泥的深潭”和“茫茫然的天地翻滚”，其中的“污

泥”“茫茫然”，“翻滚”，暴露出诗人主观的感受情绪，而这些带有负面批判意味的词眼，已经不是粗糙皮相的写实语言所能承载。我们与其实李宗舜在模拟现实形象，不如把他的诗视为“反模拟”。我所谓的“反模拟”，乃是让我们透过李宗舜的诗世界，来认识现实的“真相”，这更符合艺术和理想交融的“真实”，能为读者提供审美感动的生活。

李宗舜喜好以个人感受经验和处在世界交错的心绪，写成夹杂抒情和叙事的文体，还有大量在诗中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观点“我”置身于诗中。庄若在〈一或两座草芦〉中曾说：“我记得李宗舜对我说过，他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诗人那么置身事外，很少以第一人称，把‘我’（个人感情）放在诗里。他以自己的诗证明，以小见大，个人的小我可以是众生大我的缩影……”（2, P. 19）最后两句便是诗文的普遍意义，从“特殊”（PARTICULARITY）做到“普遍”（GENERALITY）。再回想我当年（1989）对他的诗评〈自我与假面〉（1, P. 35-37），即是以第一人称叙述观点的批评策略来解读他的诗，其中很多论点在今天也还管用，三个明显的缺点如抽象的概念化句子，“我”的过分介入破坏诗气氛的连贯性，以及过多叙事流于散文化，这些缺陷在今日几乎已被李宗舜成功的消化掉，近年的诗很少有类似的败笔。〈夜，已经很深了〉和〈景色〉是两首抒写自我心境的诗，也是李宗舜最好的作品之一。全诗写作者的心情感受，与外在世界的经历感受交错叠合，却一反李宗舜向来自我写法，隐去诗中的“我”，让叙述语言配合抒情语调自动呈现铺张（不是自动写作，此处的“自动”指表现技巧

），纯粹营造诗的气氛情境。在这两首诗中，我们发现到诗人已经深深掌握语言的本质，诗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的独特性质。诗无论如何抒情或叙事，都是一项创造的过程，主题退居次要的位置，语言文字的细节组构才是诗文本内在的生命机能。对于一个文学的创造追求者而言，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妥协重复的动作，诗人的创造生命必须燃烧到极限，犹如李宗舜在《夜，已经很深了》最后一段语重心长的表白：

满室冻顶的细菌  
爬过墙角来回踱步  
诗人需要摇滚乐章  
夜央长眠于风雨  
再往巷口走去  
就到火舌喷射的尽头  
尽情的燃烧吧  
夜，已经很深了

《景色》写得颇生动，气势的铺陈也相当宏伟，想像的阔大幅度增加整首诗的联想空间。间中也透过一些陌生化的意象语渲染带动，吸引读者的凝聚力。全诗三段一气呵成，气势庞沛，读这首诗必须掌握整体，不宜节录。陌生化的语言技巧，除了《景色》稍有触及，其它诗篇如《空间》（2，P. 196—197），《年终纪事》（2，P. 160—164）也有不俗的表现，看得出李宗舜不甘于叙事性语言的直陈和抒情性语言的软化，有意借用陌生化的表现手法增强诗句的流动性和惊异效果，重组了这个刻板僵化的现实世界。除了陌生化，现代诗基本的美学技巧，如反讽、矛盾语言、移

情作用、分写等，李宗舜善于使用这些技巧而且运用得  
不落痕迹，相信与他受过现代派洗礼不无关系。我们清楚的看到，李宗舜的诗语言已经不能再简约为“写实”——当代马华作家对于“写实”的简化认识和意识形态，如此粗糙肤浅的语言模式来套上李宗舜的诗，实际上是低估了他的诗，低估了诗作为文本内涵的中介能力。论者看不到文学作品深层的繁复生命，扼杀精彩深度的作品创造力，也暴露出论者本身强不知以为知的不负责任态度。

李守舜在《六月的感觉》(南洋文艺, 23/8/96) 中夫子自道：

那人豪饮，一杯 乾完  
同桌最后一杯美酒  
深夜归乡赶搭末班火车  
马路清清楚楚挑起灯火  
照明那些阴暗的  
两排街道互诉的冰寒江月  
重新排除的喧哗

他清醒的认识到他所要追赶的道路，他孜孜不忘挑起灯火照明阴暗的街道，他关切和重新安排分配抒情与叙事的语言世界(现实)，而终究获得粗具规模的重建现实能力，其诗作文本足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参考和指引的方向。

引用书目：

1. 《蕉风》431期，1989年10月号，李宗舜专辑，P. 3-39。
2. 李宗舜，叶明诗选合集《风的颜色》，益新印务，1995。
3. 黄昏星，周清啸诗合集《两岸灯火》，神州诗社，1978。

1997年9月3日



# 清亮天空

## 期待中的

◎ 吴岸

### ——谈李宗舜的诗

7、8月份的南洋文艺上，有李宗舜的三首诗，即《景色》（21/7），《总觉得》（21/8）和《伤感》（25/8）。

三首诗在题材和手法上，都令人想起他诗集《诗人的天空》里收入的一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一个曾经为理想而流浪为生活而奔波的诗人对生命的慨叹、悲苦、无奈，但永远不放弃的心境。

《景色》中的“风雨来时/思维漫步流失/长街摇晃的背影/”，是他在《德士司机》中的“摆动的放射盘，一直往/动向不明的街市/不断前进”的心境延续。德士司机生活显然曾在诗人生命中留下难以磨灭的烙印，不断地出现在他的诗中，体现为一种对生命探索的漫长过程和前途不卜的恐惧意象。

这首诗，也重复了诗人以往作品中常出现的对虚度年华的“空白”感和无力感：“醒来攀爬上路，感觉是疲倦/为字画的宣纸落款提字/手掌握的尽是落叶的树林”。

他在1991年写的《岁月》中就曾这样写道：“为了寂寞这个名词/他搜索满房子旧稿/为了生活这担子/血泪为他

奔流到深夜。”

这种无奈，在〈景色〉中竟至于近乎绝望：“很想出游探寻/看遍名山盛景的彩虹/……/偶而夜梦/山头狼嚎/这儿是海浪惊拍/处处抖垂碑墓的长影/翻滚的依然，是流水/一条大江那么长”。

“海浪惊拍”也是作者诗歌中多次运用的意象，显示他生活中某一时期的流浪与离别亲人的情感特征，在〈总觉得〉一诗中有“日夜的海堤拍岸/为我承受跳动的脉搏”的诗句。

死亡曾是作者思考的人生问题。他在另一首题为《蜂》的诗中，曾经因一只蜜蜂扑在汽车镜上被辗平而想到死亡：“无风之夜，思索着/一些无奈而闪烁的场景/从死亡立碑的边界开始/车轮下一只昆虫的孤魂/展示它平淡但悲壮的葬礼”。

比较起来，〈景色〉所表现的思想更为消极。也许是作者在此诗中，未必是写自己的心境，但难免流露着作者自己的情感。

作者以前写过诸如〈母亲〉、〈德士司机〉、〈等〉、〈登高〉、〈乡野〉等有关父母妻儿间亲情的诗作，但〈伤别〉却显得更形象，简练，更富深刻的内涵。

第一段写母亲交待孩子“晚上睡觉别着凉”，第二段写母亲交待孩子把父亲的鞋子放在架上，第三段写孩子清早独自摸黑上学在黑暗中看见父亲招手，最后一段写晚上父亲回来与孩子共进晚餐，脚上穿着凉鞋。从题目上看，可以让人联想孩子的父母都已不在人世。

四段表现孩子对父母的爱不同时间发生的生活细

节，即是相对独立，又巧妙地将关系连结，体现为①母亲对儿子的爱，②母亲通过孩子对父亲的爱③父亲对孩子的爱④上述三种情节中父亲、母亲和孩子的亲情的交融与统一。而诗的主题则是作者（即孩子）对父母的别离的思念。全诗从孩子的角度出发，语带天真，略具童诗的风格，只见亲情的温馨，不着一个伤字，唯其如此，才更令人感到别离的哀伤了。

《总觉得》写诗人深夜归来，吻在熟睡的妻的脸，引发了旧日因生活奔波别离妻子使其受苦的內疚心理。这首情诗写得浪漫而凄美，美是因为爱的真切，凄是因为爱的痛苦与彼此付出的代价。作者经过颠簸流离而厌弃奔波岁月中日夜“拍浪”，深感“平静的水”的可贵，渴望那一隅“妻的栖息的角落”，觉得寂寞之比喧哗凄美。

这也许也仅是一种感觉，一种期望，在生活现实中，不必为生活奔波的生活，是一种奢望，也因如此，这种的感觉便更具凄凉的一面了。

这首诗，也令人想起他在1982年写的《母亲》：“现在，一年皆夏/我终于返回你身旁/弯弯的椰影，爽爽的气息/我开始害怕流浪了”。

虽说作者的悲伤至近乎绝望，但李宗舜是不屈服于命运的，是永不放弃的。在《景色》一诗中，他在无尽的荒野中，梦想着“另一个晴朗的天空”。这个主题，也是他过去作品中隐隐透露的讯息。例如在《我还活着》中，他这样写：“流放的裂口，任意在/高烧的体内腐蚀，滋长/并寻找光线，水源/从看不到的地方/到清泉的出处”。

在《老渔夫》中，则明白地说：“昨夜，有人以颤抖的

双手/敲响我家破门/问我明日的航向/我微笑地答他/在一个遥远的沙岸’。

三首诗的共同点，是作者在通过生活画面形象表现体验过程中，出现以往生活经历的 FLASH BACK，使诗呈现比较复杂或多层次的蒙太奇画面。

这种手法与其说是技巧的运用，不如说是源于诗人丰富的经历与深刻体验在创作中自然的流露。技巧常常是由所要表达的内容的要求所决定的，内容有时由于过于丰富以致技巧难于驾驭。我觉得李宗舜生活经历的丰富性超过他的表达技巧，这和一般玩弄技巧而无甚内容可言的诗者，正好相反。所以只要作者提高技巧，作品必能胜人一筹。

但是，作者的过于悲观的人生观，却可能成为艺术成就的真正障碍。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都是人生不可免的，生命中种种坎坷，不会是空白，却是人生经验与艺术创作的宝藏所在。李宗舜已经在诗歌创作中有可贵的成就，而人对幸福与理想的求索虽说是无止境的，但真正的幸福，却往往就在我们自己的身旁，在自己的脚下。作者自己在《诗人的天空》一书的后语中就说：“二十年来，诗人在一个理想追求的憧憬与破灭之中，终于寻获人生最有价值的财富，那就是：好好生活下去，并掌握生命的血脉，融入社会的主流。……诗人看到一片清亮的天空。”

我热切期望看到诗人心中那片清亮的天。

1995年10月10日夜于古晋葛园

# 在沙漠中

吃心的人

——浅介李宗舜的诗作

◎ 何乃健

重阅李宗舜的诗集《风的颜色》中的 40 篇作品之后，我细细回味深藏于单纯质朴中的意蕴与内涵时，不期然地忆起多年前读过的一首短诗：〈在沙漠中〉。这首短诗的作者是美国诗人史提芬·克宁（Stephen Crane）。这首诗中蕴含的哲思，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沙漠中  
我看见一个人，赤裸如兽  
蹲踞地上，双手托着自己的心脏  
不停地吞噬。  
我问：「朋友，滋味如何？」  
「苦——苦极了！」他回答；  
「然而，我喜欢  
因为它苦涩，  
也因为这是我的心。」

这个吃心的人，在荒凉的沙漠中咀嚼着自己苦涩的心



脏，不但无怨无悔，反而怡然自得。在这首诗里，诗人舍弃了逻辑思维，大胆的让梦幻与艺术结合，联系成一个有机体，通过奇特的象征来展露自己对生命的体验。诗中的「心」，象征了一切皆苦的尘寰里不断在困厄中挣扎求存的生命；而「吃心」则象征着在痛苦与忧患中对生命历程的反刍与回味。人间虽然孤寂如茫茫大漠，然而一旦顿悟烦恼即菩提，那么岁月中的苦涩，都能够在心中转化为甘之如饴的愉悦。

宗舜就像〈在沙漠中〉那个吃心的人，穿越了年少时漫漫的凄风苦雨之后，毅然地从理想幻灭的悲愤中挺立而起，一面舔干伤口的血迹，一面把那颗仍然充满热血的心细细咀嚼，然后再把苦涩的汁液慢慢吞咽，转化成甘馥的诗篇。

宗舜的诗作最大的特色，是语朴意华，内秀质丽。他在抒怀咏唱时，从来不为自己的面貌与心灵涂脂抹粉；因此，他的诗作中，没有浮华的雕饰，没有无关痛痒的细节铺陈，没有矫揉造作的比拟，没有刻意扭曲，令人莫名其妙的丽辞，也没有斑驳无杂的意象堆砌。例如〈生机〉这首由七个小节组成的诗篇，宗舜以单纯的象征组成了富于隐喻的语言，来描写理想的幻灭：

羽毛轻轻飘落  
污泥的深潭  
一望无际的尘沙  
在茫茫然的天地翻滚

当憧憬如羽毛怅然坠落，并且在尘土中失去了光泽，  
宗舜于失意与彷徨中借用了候鸟的形象，来刻划内心对生机的向往：

风雨的讯号  
穿过砖墙呼啸而来  
候鸟拍湿了翅膀  
依然来回寻索  
期待中一群飞翔的影子

袁牧在《随园诗话》中强调：「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杨匡汉在《心灵的和鸣——谈诗歌的理解与欣赏》一书中指出：「在创造的艺术整体中，把最不可思议的复杂变成质朴，这样，质朴就决非单一、单调、单薄。它是单纯的，像太阳那样丰富、充沛、光芒四射，因为真、善、美的面貌就是质朴。」诗歌创作最高的境界，是减冗去繁，呈现一个不受尘埃沾染，诗质晶莹、纯净、丰盈、完美的生命。宗舜写诗多年，从他创作手法可以窥见，他深切了解单纯是繁复的包容。读他的诗，若遥望如黛的远山，在一线中蕴蓄了无数起伏的峰峦，在淡淡的一抹中涵容了无限的沧桑与悲凉。

宗舜的诗作另一个特色，是弥漫于诗行间的中年情怀。生活中的大变故，以及生命陷入低潮对心灵带来强烈冲击，使到宗舜在回顾与前瞻人生历程时，感到无限的落寂与百般的无奈。难能可贵的是，宗舜在阴霾中很少自怜自叹，让凄凉悲苦的幽怨之情泛滥于字里行间；反之，宗

舜在困厄中遥想未来时，明了「阴郁的日子必须镇静」，因为「那愉快的日子即将降临」，而「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中的诗句），因此，宗舜从痛苦的沉思中迸发出来的，往往是闪烁着希望的星火。如《红树林》这首诗的最后一段：

轻轻招手，红树林  
晚上我是星光  
在潮湿的泥芭上  
也要与你的梦幻  
忧伤，同步成长

在泥泞遍野的逆境中，意志薄弱的人往往使自己变成泥鳅，在混浊的生态中浑浑噩噩过一辈子。宗舜能够鼓起冲出困境的勇气，以泥芭上的星光自喻，确实令人欣喜。我殷切期盼他真的能够「点亮萤火虫 / 轻披衣裳 / 投身片片青葱的嫩叶上。」（引自「红树林」的诗句。）

另一首诗《故乡的灯火》，宗舜在追忆那段「钢铁的锤印犹新的狂飚岁月」时，尽力压抑内心的伤痛，以豪迈的歌声来激励自己：

把一段不如意  
像世纪长的列车事迹忘记  
把零乱的诗篇重新整理  
美罗河的潺潺将汇集大浪  
好让故乡的灯光不能熄灭



当宗舜在坎坷的逆旅中「用半辈子的哭泣和耻笑，麻木末梢神经」时，他并没有因为生命面对徒然无助的境遇而沉沦。他在《空间》这首诗里为自己打气：

期待着倾盆豪雨  
把久旱的大地哭醒  
回来呼唤鲜活的鱼群  
江河  
日下  
水清  
自流  
直到永远……

同样的，在《年轻纪事》中的《暮》这一节里，宗舜重复了他对生命的期许：

期待中的期待  
闪亮的鱼群  
在河中央  
逆流而来

德国文学家威尔翰·狄蒂（Wihelm Dithey）认为：想像创造了诗人的世界。是想像的匠心独运，将诗人心灵深处抽象的精神活动与思维，以及许多杂乱无章的印象作了高度的提炼、过滤、陶冶、融汇、结晶之后，以焕发着

美感的立体形态呈现出来。这些具体生动的形象，就是诗的意象。意象之所以能够为读者带来深切强烈的感应，最主要的原因，是源于意象的独创性。因此，如果诗作中出现意象的重复，诗感染力就会变得薄弱了。宗舜如果能够重塑新颖的意象，避免「河流」、「鱼群」这些意象在不同的中诗作重复出现，我深信他诗作中的意境将会更深邃高远。我谨在此衷心期盼宗舜能将埋于胸臆的中年情怀酝酿成更浓郁香醇的佳酿。我也在此引用明代朱承爵的名言：「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澈，出音声之外，乃得真味」与宗舜及各位爱诗的朋友共勉。

# 再版感言

李宗舜

本书出版时，恰逢叶明病危住进同善医院，仓促间将文稿排版付印，目的是要让叶明在世时能亲眼看到自己的作品完整地辑成精美的选集以了他的心愿。惟因匆匆赶着出版，疏漏错处很多，另一半选集的我内心感到非常愧疚，谨此向读者致歉。

「风的颜色」推介礼当晚，文坛老中青文友相聚于留台联总会议室，大家内心的沉重，对于叶明躺在医院不能出席推介礼亦诸多感慨，尤其小曼即席诵读叶明的病中诗作「轻舟已过」时气氛强烈笼罩着对命运无限的慨叹与无奈，使听者百感交集，心痛鼻酸，惋惜之心油然而生。周清啸于推介礼过后写了一首诗「今生之约」结尾时笔触沉痛：「唉，若你是登岸而去的水纹 / 我只能做载满风雨的舟 / 守住忧伤的岸 / 哭泣的河」。

叶明于新书推介礼的一个星期后（10月6日）去世，全马各地文友闻噩震惊，纷纷以诗文抒写悼记及怀念的文字，星洲日报的「星云」、「文艺春秋」，南洋商报的「南洋文艺」等副刊特别整版推出叶明特辑，以对诗人的成就做完整的纪念。现在收录在附录中的诗文及评论文章，即为那时候各文艺版纪念专辑的全部文稿，以后陆续发表的评论文字也一起收录进去，使再版的意义便显重大。也因为叶明逝世来得有点突然，各地文友除了发表纪念诗文外，亦展开推介「风的颜色」的工作，吉隆坡及锡加末有两位老师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内将数百本诗集推介绍

他们的学生，此等热心的付出使我衷心感佩。配合其他文友的热烈支援与认购，短短一个月内一千本诗集全部售罄，叶明的遽孤与我皆感十分欣慰，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那段日子热心支持这本诗集的所有朋友们。

再版的工作迟延至两年后的今天出版，原因很多，其一是痛失好友的哀痛心情，历尽数月不能平复，第二是希望有更多的叶明诗评，对多想了解叶明诗创作的精髓的朋友有更多的参考论述，陈大为「蛹的横切面」就是一列。随后何乃健及张光达在今年相继发表了数篇文评，亦全部收录在书中，延至两年后再版此书，算是另一种收获和弥补吧。

1997年10月1日

注：收录在 232 至 299 页的文字包括叶明未发表遗作「摆在社会左边的沉思」、纪念诗文及评论共计 15 篇，增加页数 67 页惟售价不变。其中「默默看着你」为叶明遗孀王秋花女士第一首纪念诗作，实有纪念意义。近来和黄二毛兄谈到其「凡人创作坊」出版事项，咸认诗人出版选集自行发行实在吃力不讨好，因而兴起与出版社结合的念头，当下详谈，一拍即合，因此此书的再版授权该出版社出版及发行。



叶明



叶明

- ◎原名叶明琚
- ◎1955年生
- ◎鼓亨直凉中学毕业
- ◎第一、第二届星洲日报《花踪》新诗佳作奖得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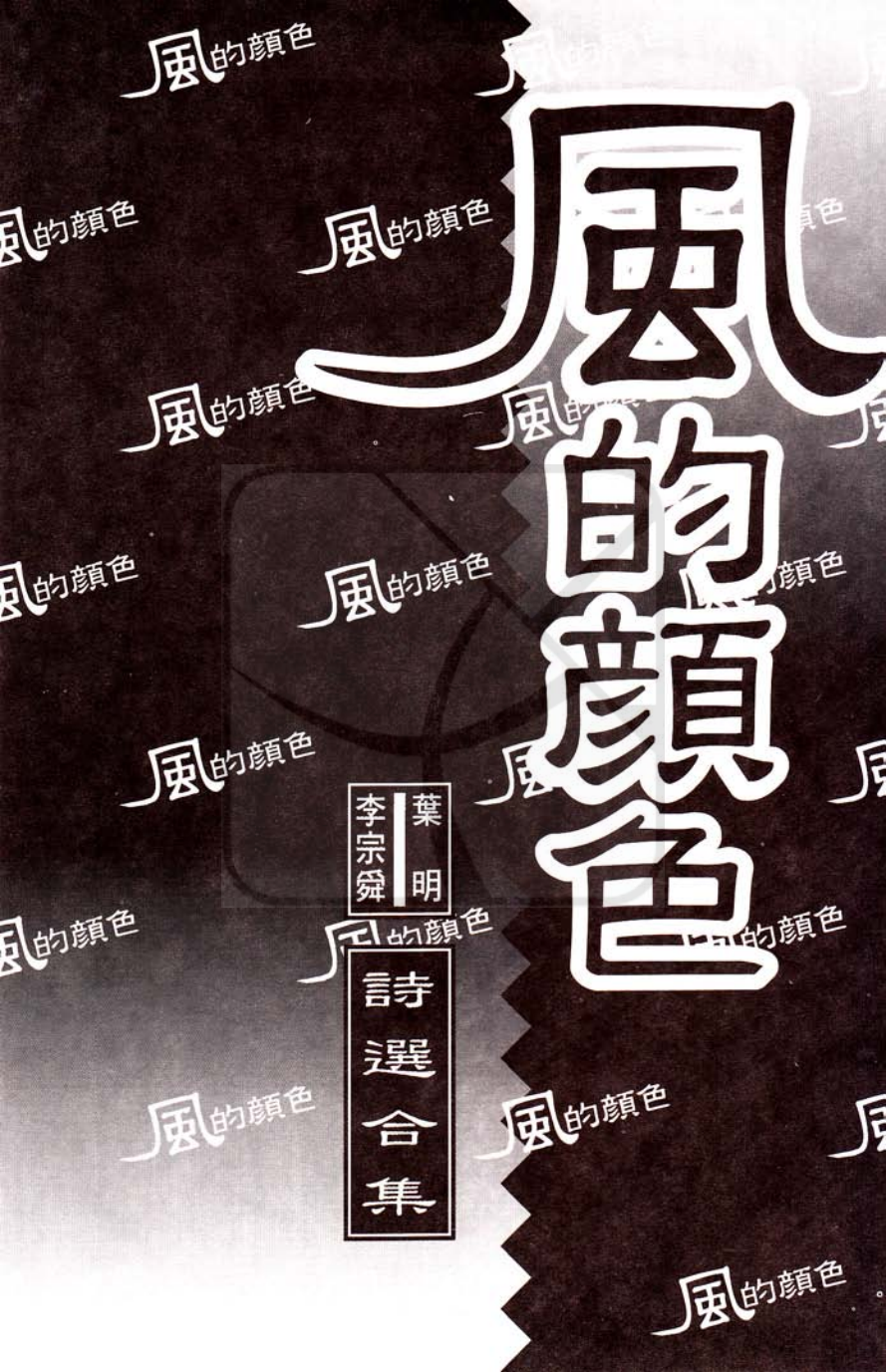
李宗舜

李宗舜



- ◎原名李钟顺，一署黄昏星
- ◎1954年生
- ◎现任《跨世纪》总编辑
- ◎著作计有诗集《诗人的天空》，诗选合集《两岸灯火》及散文合集《岁月忧欢的脸》





# 風的顏色

葉明  
李宗舜

詩選合集

風的顏色

風的顏色

風的顏色

風的顏色

風的顏色

風的顏色

風的顏色

風的顏色

風的顏色

風的顏色

風的顏色

風的顏色

風的顏色

風的顏色

風的顏色

風的顏色